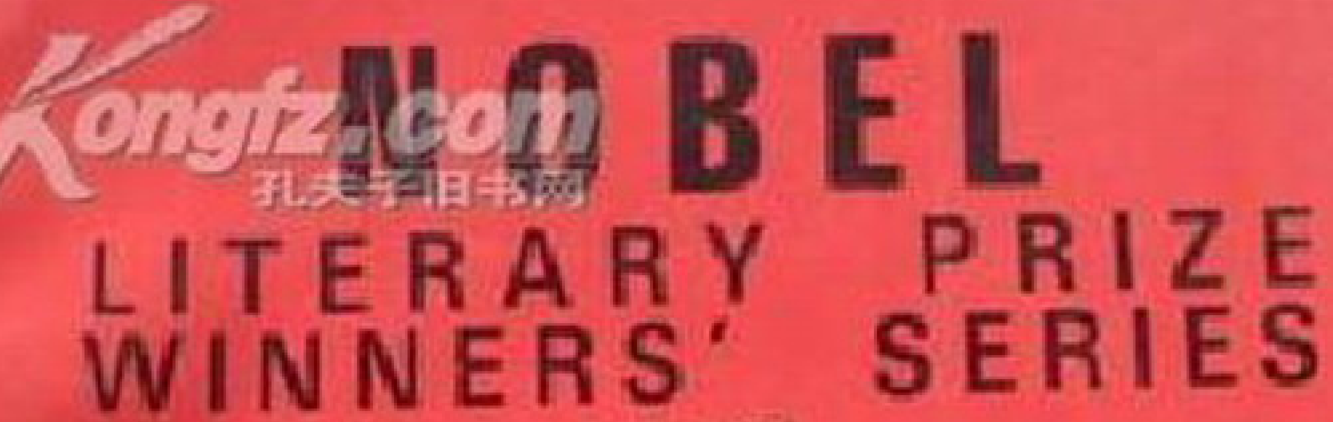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62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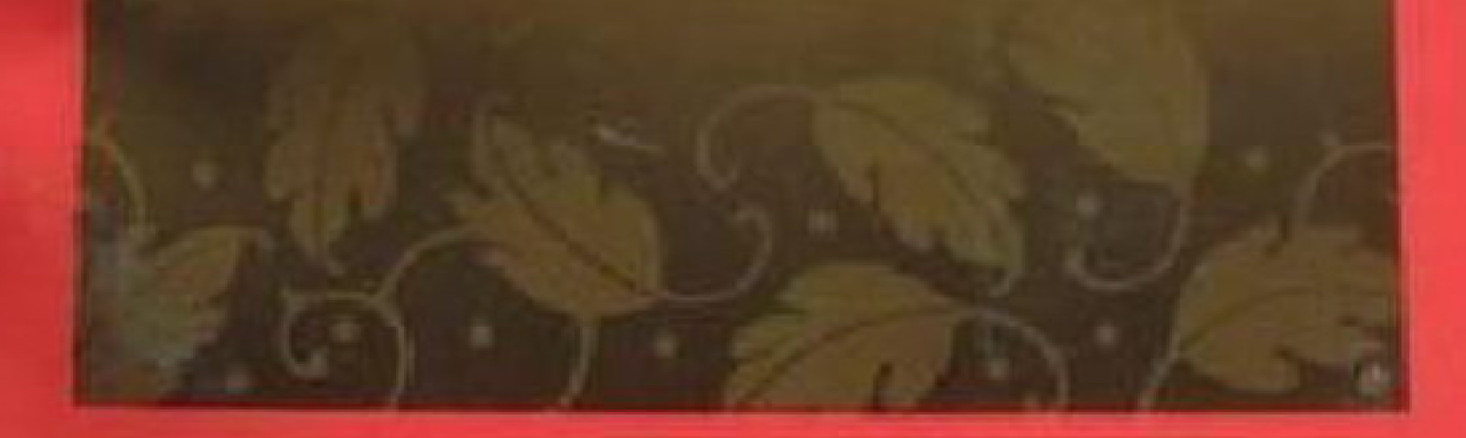
主编／刘硕良

人鼠之间

【美国】约翰·斯坦贝克

（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illegible] 等 译



人鼠之间

秦似 译

第 一 章

梭利戴德往南不几里，萨利纳斯河靠着山边的崖岸流进潭里，水深而绿。水还是暖的，因为它流过被阳光晒得热辣的黄沙，才到达这狭窄的潭。河的一边，金色的山坡一起一伏地伸向那巍峨而峻峭的加毕仑群山，可是在洼谷的这一边，水树相接——杨柳每年春天都长得又鲜妍又苍翠，它们低层的簇叶却挂着冬潮冲来时留下的败叶；合抱的槭树，长着斑驳的、白色的低斜枝桠，弯拱过这水潭。沙滩上树底下，落叶积得厚厚一层，而且是那么干脆，一条蜥蜴走过便会嘎嘎的大声响起来。一到黄昏，兔子便从丛树林走出来，坐在沙上。浣熊夜行的足迹盖过了湿渍的洼地，还有从农场里出来的狗四散的脚印，和黑夜里跑来饮水的鹿打楔子般裂开的足痕。

穿过许多柳树，在槭林中，有一条小路，这小路被那些从附近各个农场跑到这深潭来游水的孩子们踩得很熟，除此之外，把它踩熟了的，还有那些黄昏时分从公路上很疲惫地走下来，靠水边胡乱睡一夜的流浪汉。大槭树一腿贴地的横枝前面，有一堆多次烧火积成的灰堆；这一腿树枝，被人们坐得已是滑溜溜的了。

一个热天的傍晚，微风在林叶间拂荡着。暮色爬到了山

腰，向山顶爬上去。兔子坐在沙滩上，那样宁静，好象几座银灰色的小石雕。不一会，公路那边传来了脚步踩在干脆的槭树叶上的声响。兔子悄悄地躲了起来。一只长脚鹭呼的一声飞到空中，又嘭的一声冲下河去。这地方死寂了好一会，两个人才从小路上出现，向碧潭旁的空地走过来。他们一前一后地在小路上走着，到了潭边的空地停下来时，还是一个紧跟在另一个的后头。两个都穿的斜纹棉布裤子，上衣也是斜纹布的，黄铜扣钮。两个都戴着黑色的、没有样子了的帽儿，肩头各挂着一个绑得紧紧的毛毡包捆。前头的那个人短小精干，黧黑脸庞，带着焦虑不安的双眼和一副尖削而坚实的长相。他的每一部分都是清晰的：细小而有力的双手，细长的手臂，薄薄的、出骨的鼻子。跟在他后面的那个人刚好同他相反，大个子，粗糙脸孔，一双大而浮白的眼睛，肩膊宽阔而向下倾斜；他走路很吃力，慢慢地用力举步，就象一头熊抬起它的脚掌来似的。他走路时双臂并没有左右摆动，而是随便地垂着，只是由于沉重的双手象钟摆般自然摇动着，才把手臂牵动了。

前头的那个人在空地上突然停下步来，后头的那一个差点儿把他撞倒。他把帽子除下，用食指揩了揩帽子里边皮带上的汗滴，又把汗水嗒的弹了去。他那大个子伙伴把毛毡包捆卸下来，便猛然地弯下腰去喝碧潭面上的水，大口大口地往肚里灌，象一匹马饮水时那样，鼻孔在水里发出咕冬咕冬的响声。小个子着急地走到他身边。

“李奈！”他尖声说。“天啊，你别喝这么多吧。”李奈仍在潭里咕冬咕冬地喝着。小个子抢上去摇了摇他的肩头。“李奈，你会象昨天晚上那样病倒的。”

李奈把整个脑袋泡到水里去，连帽子也泡进去了，好一会

才起来坐到滩岸上，水簌簌地从帽檐滴下来，滴在蓝布衫上面，一直流到了背脊。“好得很哪，”他说。“你也喝一点吧，佐治。你也来喝个痛快。”他开心地笑了。

佐治取下他的包捆，轻轻地放在滩岸上。“我不相信这水是好的，看去象混浊得很呢。”

李奈把他那厚大的手掌嘭的插进水里，五指伸开在水里搅动着，把水拨得发出小小的哗啦响声；一个个圈子大开去大开去，涌过这潭，碰到岸边，又涌了回来。李奈瞧着水圈子，说，“瞧，佐治，你瞧我弄的。”

佐治到潭边跪了下来。迅速地用手捧起一捧水喝了。“味道还行，”他赞同地说，“还不象真的活水。你千万别喝死水呀，李奈，”他失望地说。“你渴得厉害的时候，连阴沟里的水也敢喝。”他舀了一捧水淋在自己的脸上，用手揩着，从颏到颈背都抹了一阵。然后，把帽子戴上，从河边抽身回来，屈起两只膝髁，用手搂抱着坐在那儿。李奈紧紧地盯了一会，一点不差地学佐治的样子。他也抽回身子来，屈起双膝，用双手搂抱着它们，一面看着佐治，瞧是不是恰好这么个样子。他把帽檐拉低些，盖过眼睛，佐治的帽正是这么戴的。

佐治阴沉地凝视着潭水。他的眼缘被夕阳照得发红。他气愤地说，“我们眼看可以赶到农场的，要是那杂种巴士司机明白他讲的是怎样的昏话。‘打公路下去一点点便是了’，他说。‘下去一点点’，妈的将近四英里路呢，就这么回事！不用在农场门口停车的呀，就这么样。妈的他懒得停车。他在梭利戴德停车时，就分明不怀好意的了。妈的把我们赶下来，说，‘打公路下去一点点便是了。’我敢打赌四英里还不止。妈的这么个大热天。”

李奈胆怯地望了他一眼。“佐治？”

“嗯，你要什么？”

“我们到哪里去呀，佐治？”

小个子把他的帽缘扯低了些，皱紧眉头，瞅了李奈一眼。“你又全都忘了，是不是？我得再给你讲一遍啦，是不是？唉唉，老天爷，你真是个白痴！”

“我忘了，”李奈柔声说。“我拚命不让它忘掉的。对天发誓，我真的想记住，佐治。”

“好——好吧。我来再给你讲一遍。我反正闲着没事哩。好些事情给你讲过了，不久你又忘掉了，我又得再讲。我就这么打发日子。”

“拚命又拚命去记，”李奈说，“但总记不牢。我记得兔子，佐治。”

“他妈的发瘟兔子。你什么也记不得，只记得兔子。好，听着吧，这一次你可得记住，别让我们老是缠不清。你记得我们到霍华特大街的贫民区里去登记，望着黑板吗？”

李奈的脸忽地露出了一丝快活的微笑。“喂，对了，佐治。我记得那……可是，后来我们怎么啦？我记得好几个姑娘走近来，你说……你说……”

“我说个鬼，你记得我们走进莫莱吕借公司，他们把上工证和汽车票发给我们吗？”

“哦，是是，佐治。我现在记起来了。”他的手很快捷地伸到衫袋里。他慢吞吞地说：“佐治……我的找不着啦。我准是把它丢了。”他很沮丧地朝地上发愣。

“你不会有的，你这白痴。两张上工证都在我这儿。你想想，我会把你那张交给你自己带吗？”

李奈感到放了心，咧着嘴笑。"我……我记得是放在衣兜里的。"他的手又插到袋里去。

佐治倏地望了他一眼。"你从那衣兜里拿了什么出来？"

"我衣兜里什么也没有。"李奈乖觉地说。

"我知道口袋里没有。你拿在手上了。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要藏起来？"

"我什么也没拿，佐治。我可以发誓。"

"过来，给我。"

李奈把他那捏紧的手躲开，不让佐治看。

"只是一只老鼠，佐治。"

"老鼠？一只活老鼠？"

"呃——呃，一只——只是一只死老鼠，佐治。不是我弄死的，我敢发誓！我找来的。我找来就是死的了。"

"给我！"佐治说。

"嗳，让我有这么一只吧，佐治。"

"给我！"

李奈那捏紧的手，终于迫不得已慢慢松开。佐治抓起老鼠，一把摔过潭去，落在对岸的丛树林中。"你干吗要只死老鼠？"

"我们一路走的时候，我用大拇指摸它玩儿。"李奈说。

"嘿，你同我一道走路，可别玩老鼠。你记起了吧，我们现在上哪儿去的？"

李奈似乎吃了一惊，不一会，又显得很难过，低下头来，让双膝把脸遮住。"我又忘了。"

"老天爷，"佐治无可奈何地说。"好——瞧吧，我们就要到一个农场去干活儿了，就象我们在北边干过活的那个农场一样。"

“北边？”

“在韦地。”

“哦，是是，我记得啦。在韦地。”

“我们要去的那农场，打这里下去，只剩小半英里路光景了。我们到了，先要见主人。哪，瞧——我把这上工证交给他，你可别说一句话。你只是站在一旁，什么话都不说。要是让他瞧破了你是个白痴，我们就得不着活儿干了。但要是他先瞧见你干活，再听你讲话，我们就不愁啦。记得吗？”

“是，佐治。我一定记住。”

“好啦。那么我们去到农场看见主人时，你怎么样？”

“我……我，”李奈想了想。他的脸因为用心想，绷得紧紧的。“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站在那儿。”

“好伙计。真是顶瓜瓜。你把这再说两遍、三遍，那你就不会忘掉了。”

李奈柔声地对自己逐个字喃着：“我什么话不讲……我什么话不讲……我什么话不讲。”

“成啦，”佐治说。“可是还有，象你在韦地干过的坏事，千万别干。”

李奈看上去困惑得很似的：“象我在韦地干过的？”

“噢，你连这也忘了咧，是不是？好，我索性不提醒你了，免得你再闯出这样的乱子。”

李奈的脸上突然现出了一线理解的闪光。他得意洋洋地嚷道：“在韦地是他们赶我们出来的。”

“赶我们出来？发昏，”佐治不耐烦地说。“我们逃掉的。他们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把我们抓到。”

李奈高兴地笑出声来。“这个我倒没忘记，你放心好了。”

佐治向后一躺，睡在沙上，双手交叉枕在头下面。李奈学他的样，躺下去后又抬起头来，看学得象不象。“天啊，你真惹麻烦，”佐治说。“要是没有你这条拖在我后头的尾巴，我会把日子过得多舒服，多快活。我会活得很惬意，说不定还找到个姑娘。”

李奈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忽然充满希望地说：“我们就要在农场干活儿了，佐治。”

“对呀。你有得干的。可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睡在这儿，因为我有一个道理。”

现在，白昼迅速地过去了。只是加毕仑群山的峰峦还闪烁着已经离开峡谷的太阳的余辉。一条水蛇从潭面游过，它的头昂起来，象一个小小的潜望镜。芦苇在水流里轻轻摆动着。朝公路那边的远处，有人喝了一声什么，另一个人也回喝了一句。一阵瞬息即逝的疾风吹过，槭树枝桠嗖嗖地摇响起来。

“佐治——为什么我们不赶到农场去，找一顿晚餐吃？农场里有晚饭吃的呀。”

佐治翻了翻身。“对你是没有什么理由可说的。我喜欢这儿。我们明天就要上工去了。一路上我看见许多打麦机。这是说我们就得背麦袋了，拚死力去背。今晚我要躺在这儿，望望四近。我喜欢这样。”

李奈两膝着地支住身子站起来，朝下望着佐治：“我们没有晚饭吃吗？”

“我们当然有，只要你肯去拾些枯柳枝回来。我包袱里有三个豆子罐头。你生个火。把柴弄来了我给你一根火柴。我们把豆子煮热，就吃晚饭。”

李奈说，“我喜欢茄酱拌豆子。”

“嗯，我们没有茄酱。你拾柴去吧。别呆头呆脑地贪玩。天快黑啦。”

李奈笨拙地站起来，走进了丛林。佐治还躺在原先那儿，自个儿柔和地吹起口哨来。河的那边，李奈去的方向，传来河水啵啦的响声。佐治停住口哨，仔细听了听。“可怜的杂种”，他柔声细气说，接着又吹起口哨来。

一会儿，李奈窸窣窸窣地穿过树林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根小杨柳枝。佐治坐了起来。“喂，”他气虎虎地说，“把那只老鼠给我！”

李奈装出一副莫明其妙的神情。“什么老鼠，佐治？我没有老鼠！”

佐治伸出手来。“过来。把老鼠给我。你瞒不住我的。”

李奈犹豫了，向后退了几步，野气十足地望着那一排丛树林，象是打算脱逃似的。佐治冷冷地说，“你把那老鼠给我，还是要我来揍你？”

“给你什么呀，佐治？”

“你他妈清楚得很给什么。我要那只老鼠。”

李奈很不情愿地把手伸到口袋里。他的声音有点发颤。“我真不懂，为什么我不能要它。它又不是谁的老鼠。我不是偷的。我从路边拾来的。”

佐治的手仍然不由分说地伸着。李奈于是象一匹不肯把球带给主人的猎犬，慢腾腾地走近来，又退了回去，又再走近来。佐治用手指打出清脆的响声，李奈跟着把老鼠塞到他巴掌里去。

“我没有拿它干什么坏事，佐治。我只是摸它玩儿。”

佐治站起身来，竭尽腕力，把老鼠掷到正在昏暗下来的丛林里了，然后，他走到潭边，洗了洗手。“你这蠢家伙。你以

为我没看见你的脚是湿的吗，走过河去找老鼠？”他听见李奈吁吁呜呜地哭了起来，又转过脸说，“象个小孩似的嗽嗽哭？天哪！这么一条大汉。”李奈嘴唇翕动着，眼眶里涌着泪水。“唉，李奈！”佐治把手放在李奈肩头上。“我不是欺负你，把老鼠丢了去。那只老鼠死了，李奈；你把它玩得皮也裂开来了。等到你找得一只活的，我会让你留着玩的。”

李奈在地上坐下来，败兴地低垂着头。“我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有老鼠。我记得有位太太常常把老鼠给我——她抓到一只就给我一只。但那位太太不在这儿。”

佐治揶揄地说，“太太？呃？连那位太太是谁你也忘记啦。那是你自己的卡莉拉姑母。她再也不给你了。你总把它们弄死。”

李奈伤心地望着佐治。“它们那么小，”他辩解说。“我摸着它们玩，不一会它们便咬我的手指头，我轻轻捏一下它们的头，它们便死了——这只好怪它们那么小。”

“我巴望我们很快就有兔子，佐治。兔子不这么小。”

“他妈的发瘟兔子。你养一只活老鼠，大家都信不过你。你卡莉拉姑母给了你一只橡皮老鼠，可你摸也不摸它一下。”

“橡皮老鼠没什么摸头，”李奈说。

落日的斜辉从山峦散逝了，朦胧的夜色笼罩着山谷，槭树林和柳林上面都铺上了一层灰黯。一尾大鲤鱼浮到潭面来，又诡秘地沉到漆黑的水里去，在潭面留下了好些愈涌愈大的水圈。高处的树叶又拂荡起来，一小团一小团的柳絮飘落到潭面上。

“你还去拾柴禾吗？”佐治问。“那株槭树背后就有许多柴好拾。是些水冲下来的树枝。去拾吧。”

李奈走到树后面，揽了一把枯枝和干树叶回来。他把柴禾抛在一个烧过多次火的旧灰堆上、叠成一小堆，又来回走了几趟，拾了更多的回来，堆上去。是就要入夜的时候了，一只斑鸠的双翅嗖的掠过水面。佐治走到旧灰堆旁，把干树叶点燃。火焰在柴枝中噼哩啪啦地爆响并升了起来。佐治解开他的包捆，取出三个豆子罐头。他把罐头贴近火立着，跟火焰靠得很近，又不十分碰到火舌。

"这是够四个人吃的豆子，"佐治说。

李奈隔着火堆守着佐治。他忍住口水说，"我爱吃拌上茄酱的。"

"嗯，我们没有这东西，"佐治发作起来。"我们没有的，你就偏要。天，要是我一个人，我活得多舒服。我总能有个活儿干，又不会出乱子。什么岔子都准不会出，一到月底，拿到我的五十块钱，就进城去，爱什么买什么。哼，我可以呆在猫屋①里过夜。我爱到什么地方吃便到什么地方吃，在酒馆或别的地方，只要我想得上来的东西，就开个菜单叫了来。每个月都妈的这么干个痛快。喝它一大盅的威士忌，坐在赌场里，玩几手牌，或者赌上几盘。"李奈跪着，隔着火堆看着生气的佐治。他的脸吓得发青了。"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呢？"佐治狂乱地讲下去。"我得到的是你！你什么活儿都干不长，还拖累了我也得把我的活儿丢掉。搞得我只好一年四季，到处奔波。这还不算最糟的。你会出乱子。你干了坏事，我又非得把你救出来不可。"他的嗓音高到近于吆喝。"你这狗养的白痴，一年四季叫我活受罪。"佐治忽然变得态度忸怩起来，象小女孩们彼此学对

① 猫屋，即下等妓馆。

方的样子时似的，“只想去摸一下那个姑娘的衣服——就象那老鼠，你只想摸它玩儿……嘀，妈的她怎么知道你只是想摸一下她的衣服？她突然回过身来，你便一把抓住，象抓一只老鼠那样。她喊起来，我们只好躲到一条水渠里，躲了一整天，那些家伙搜得紧，没有法，我们只好到天黑才偷偷溜出来，离开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闹这样的乱子——一年四季都出事。我真想能够把你关在一只笼子里头，放着上百万只老鼠，让你玩个痛快。”他的怒气突然消失了。他隔着火堆望了望李奈惨苦的脸孔，然后又愧疚地望着火焰。

现在，天已全黑了，可是火光照亮着树木的躯干和头顶蜷曲的枝桠。李奈提心吊胆地、慢慢地从火堆的对面把身体移过来，直到跟佐治靠得很近，他才蹲了下去。佐治把豆子罐头转了一下，使另一面向火。他装作不知道李奈紧靠在他身边。

“佐治，”声音十分柔和。没有回答。“佐治！”

“什么呀？”

“我不过说着玩的，佐治。我不要茄酱。就算这儿，摆着茄酱在跟前，我也不吃。”

“要是这儿摆着有，你可以吃一点的。”

“可是我一点也不会去吃，佐治。我把它统统留给你。让你在你的豆子上把酱铺得满满的，我连沾也不沾它。”

佐治还是恼怒地瞪着火堆。“我一想起要是没有你，我的日子会过得多利索，我就冒火。我从来得不到一天平安。”

李奈还是蹲在那儿。他瞧着河那边的暗处。“佐治，你要我走开，让你自个儿过活吗？”

“你他妈能上哪儿去？”

“呃，我能。我能走到那边的山里去，我总会在什么地方

找到个山洞。”

“唷？你怎么会有吃的。你连找东西吃的能耐也没有。”

“我能找，佐治。我不一定要吃拌有茄酱的好料。我露天躺在那儿，谁也不会来伤害我。要是我找得个老鼠，便是我的了，没有谁要了我的去。”

佐治迅速地、搜索似地望了他一眼。“我亏待你，是不是？”

“要是你不要我了，我可以走到山里去，找个洞。我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走。”

“不不——你瞧！我不过开玩笑罢了，李奈。我需要你留下，和我在一起。为着老鼠，我们常常闹别扭，那是因为你总是把它们弄死。”他停了停。“告诉你我准备怎样吧，李奈。只要一有机会，我便给你一匹小狗。也许你不会把它弄死。那比老鼠好得多哩。你把它摸得重一些也没关系。”

李奈并不受诱，他察觉到这时正是对他有利的时机。“如果你不要我，只消对我说一声，我就走开，走到那边山里——我自个儿在这些山上过活。这样一来，再也没有谁把我的老鼠偷了去。”

佐治说：“我要你留着，和我在一起，李奈。天哪，要是你一个人住在山里，有人会当做一匹野狼把你射死的。不，你留在我身边。你那卡莉拉姑母就是死在九泉，也不高兴你独个儿跑开去的。”

李奈很惯熟地说道：“给我讲呀——象你过去那样讲。”

“给你讲什么？”

“讲兔子。”

佐治气恼地说：“你可别来摆布我。”

李奈恳求道：“讲吧，佐治。给我讲吧。我请求你，佐治，

象你过去那样给我讲吧。"

"你觉得这个很有味道哩，是不是。好吧。我给你讲，讲完了好吃晚饭……"

佐治的声调更其深沉了。他很有节奏地复诵着那些字句，一听便知道，那是他过去说过多少遍了的。"象我们这样在农场干活的雇工，是世界上最孤零的人。他们没有家。没有乡土。他们到一家农场干活，聚下一小注钱。便走进城去，花得一干二净，后来呢，你知道，他们马上又在另一家农场拚死拚活地干起来了。他们从来没有什么指望。"

李奈兴奋起来了。"就是这——就是这。喂，讲我们是怎样的吧。"

佐治继续讲下去。"我们可不象那样。我们有奔头。我们有人可以谈话，有相互的关怀。我们不会因为没处可去，便坐在酒吧间里乱花掉我们的钱。要是别的人们被关进牢里，他们就只能眼巴巴地等着腐烂掉。因为谁也不去关心他们。但我们却不一样。"

李奈插嘴说。"但我们却不这样！为什么？因为……因为我有你关顾，你有我关顾，就是因为这个。"他得意地笑了。"再讲下去吧，佐治。"

"你已经记牢了。你自己也会讲了。"

"不。你讲。我总是忘掉一些东西。讲吧，下面怎么样。"

"好，有朝一日——我们把钱聚起来，便可以弄到一间小屋，两亩地，还有一头母牛，几只猪，还有——"

"还有住在自己的土地上，"李奈高声叫起来。"兔子也有了。讲下去吧，佐治！讲我们园子里有些什么，讲笼里的兔子，讲冬天下雨和火炉吧，讲搁在牛奶上的奶油有多厚，你割

也不容易割得开。讲这些吧，佐治。”

“为什么你不自己讲呢？你都知道了呀。”

“不……你讲。我讲起来就走样了。讲下去吧……佐治。讲我怎么看管兔子。”

“唔，”佐治说。“我们将来有一大块菜地，有一只兔笼，还有好些小鸡。冬天下起雨来的时候，我们便说，他妈的别去做工了，我们在炉子上生起火来，围着炉子坐着，听雨点打在屋顶上淅沥淅沥的响声——妈的！”他从口袋掏出小刀来。“我没空讲了。”他用小刀在一个豆子罐头顶上戳进去，把盖子打开，递给李奈，接着打开第二罐，又从口袋里拿出两只汤匙来，递一只给李奈。

他们坐在火旁，塞得满嘴的豆，使劲地嚼起来。几粒豆子从李奈嘴角边溜了出来。佐治用汤匙做了个手势。“明天农场主问你话，你说些什么呢？”

李奈放停不嚼了，吞咽下去。他的脸显得很为紧张。“我……我不说……一句话。”

“好伙计！这就对了，李奈！说不定你还要更光彩哩。我们那两亩地一到手，我就立即让你管兔子。要是你象现在这样，记得住这一点，那就行了。”

李奈自豪得呛哽起来。“我记得住。”他说。

佐治再次用他的汤匙做手势。

“瞧，李奈。我要你瞧这四近。你记得住这个地方吧，行不行？打那条路沿着河边走，只有小半英里路就是农场。”

“肯定啦，”李奈说。“我会记得住这。我不是记得一句话也不讲吗？”

“你当然记得。喂，你瞧，李奈——要是你又出了事，闹

出你往日闹的乱子，我要你立即跑到这里来，躲在丛树林里。”

“躲在丛树林里，”李奈逐个字说。

“躲在丛树林里，等我来找你。记住了吧？”

“记住了，佐治。躲在丛树林里，等你来找我。”

“但你可不要闹事了，要是再闹事，我便不让你管兔子。”他把吃空了的豆罐抛进丛树林去。

“我不会闹事，佐治。我一句话不讲。”

“好，拿你的包捆过来，靠近火堆。在这儿睡个觉好极了，瞧着上面，好多树叶子。不再添柴，让火慢慢儿灭了吧。”

他们在沙上铺好床，火舌从火堆下坠的当儿，光圈渐渐缩小下去；蜷曲的枝桠隐没了，只剩下微弱的光，照出树身的轮廓。李奈在黑暗中喊道：“佐治，你睡着了吗？”

“没有。你要说什么？”

“各种颜色的兔子都有才好哪，佐治。”

“我们肯定有的，”佐治耐住瞌睡说。“红的蓝的青的兔子，全都有，李奈。好几百万只呢。”

“一只只都长毛，佐治。象我在萨克拉门托集市上看到的一样。”

“对，都长毛。”

“我也可以走开的，佐治，找个山洞住。”

“你也可以走到阎罗王那儿去，”佐治说。“现在，别响吧。”

赭红的光在灰堆上黯淡下来了。一只狼在河边的山坡上嗥叫，对岸一只狗也应声吠了起来。槭树叶拂荡在轻微的夜风中，飒飒作响。

第 二 章

工人寝室是一间长长的、矩形的屋子。里边的墙壁是刷白了的，地板没有上油漆。三面墙上都开了个小小的方形的窗户，第四面有一道结实的门，门上有木的门闩。靠着墙边，摆着八个铺位，五个是铺上了毯子的，剩下的三个看去只是麻布襄上麦秆的垫子。每个铺位上头，都有一只苹果箱钉牢在壁上，开口的那一面向外，这就成了两层，让睡这个铺位的人放他的私人的东西。这些格子里经常摆满了洗衣皂、爽身粉、剃刀之类的零星物件，还有农场庄稼人爱读的、既瞧不上又私下信仰的那些西部杂志。格子里还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药，小药水瓶，梳子，苹果箱侧的铁钉上，挂着几条领带。靠近一扇墙旁，有一座生铁火炉，它那烟囱直穿过天花板。屋子正中摆着一张大方桌，桌面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扑克牌，桌子四周有用苹果箱叠成的凳子，那是专供玩牌的人们坐的。

约莫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太阳透过一扇窗，投进来一道充满了尘埃的光柱。一队队的苍蝇，象流星般穿进这光柱来，又穿出去。

木门闩拉开了。门呀的打开，一个高个子、肩膀斜倾的老头子走了进来。他穿一身蓝斜纹布衣服，左手拿着一个很大的抹地拖把。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佐治，佐治后面是李奈。

"老板昨天晚上等着你们哩，"老头子说。"你们没有来，今早上不了工，他可真不乐呢。"他伸出右臂指着靠近火

炉那两个铺位说，“你们可以睡这两个铺。”这时，他的袖口掀了起来，在右臂下露出一截木头般的腕骨，却没有手。

佐治走过去，把他的包捆抛在那秸麦秆垫褥上面。他看了看上头的箱格子，从里面捡出一个黄色小罐来。“哦，瞧，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晓得。”老头子说。

“这上头写着：‘灭虱特效药，蟑螂及一切疥虫，嗅之无不立毙。’你把什么样的鸟床位分给我们?嘿!我们不想招一身虱子。”

老打杂工把拖把紧紧夹在右边的腋窝下，这才把左手腾了出来去拿那小罐子。他细心端详了那上面的仿单。“告诉你吧，”他终于说了，“最后一个离开这铺位的是个铁工——一个真好的角儿，挺爱干净。包管你见到会喜欢他。即使是吃过东西也总要洗手的。”

“那么他怎么长的虱子？”佐治有点生气了，问。李奈把他的包捆搁在相邻的铺位上，坐了下来。他张开口，瞧着佐治。

“告诉你怎么回事吧，”老打杂工说。“这个铁工——名叫威泰——是这样的一种角色，哪怕没有半只虱子，他也把药粉撒遍——那是为了保险，懂吗？告诉你他的脾性是怎样的吧……每餐坐上桌子，总要把热呼呼的山芋去了皮，剥得光净，要是找出一个小斑点来，不管什么样的，非抠了去是不吃的。蛋上有个红点，也必定抹了去。终归还是因为不满意伙食跑掉了。他是这么一种角儿——干净。到星期天，即使什么地方不去，也打扮起来，连领带也扎得好好的，蹲在寝室里头。”

“我不大相信，”佐治表示怀疑说。“你说他为什么跑

掉的呀？”

老头子把黄药罐塞进衣袋里，然后用指节骨捋了捋他的粗硬的白胡须。“呃……他……跑掉，那不过象每个人一样，总得跑掉的。说是因为伙食。总之要走就是了。没讲别的理由，就是讲伙食。有一个晚上说，‘把工钱算给我吧’，就这么走了。”

佐治揭起他床上的褥套，看那下面。他弯下腰来，过细地把褥套检查了一遍。李奈蓦然站起来，学着佐治的样，查看他自己的铺。终于，佐治看来是放心了。他打开他的包裥，把东西放到箱格里去，剃刀呀，肥皂呀，梳子呀，还有各种药丸的瓶子，治风湿用的擦剂，皮护腕。不一会，他铺上毯子，把他的床铺搞得很舒齐。那老头子说：“我想老板不出一分钟就要来的了。你们今早还没到，他可真急得发火。我们吃着早饭他冲了进来，说：‘新来的两个人在哪儿？’他还给了那喂马的一顿臭骂呢。”

佐治拨平他床上的一条皱纹，坐了下去。“给喂马的一顿臭骂？”他问。

“那还用说。你知道，这马房长工是个黑鬼①。”

“黑人，呃？”

“是的。人可很好。被马踢过，成了个驼子。老板一发火总拿他出气。骂的可粗哩。但马房长工从来不做声。他看很多书。他屋里有不少书呢。”

“老板是怎样一种人？”佐治问。

“哦，他是个蛮好的人。有时好生气，但人蛮好。告诉你

① 黑鬼，对黑人的蔑称。

吧——你知道圣诞节那天他怎样做的吗？带了一加仑威士忌到这儿来，说道，‘小子们呀，开怀地喝吧！一年只逢得着一次圣诞节啊。’”

“他妈的可真行。是一加仑吗？”

“是的，先生。主啊，我们可真乐。这一晚，他们让那黑鬼进这寝室来。名字叫斯米特的小个儿车把式跟黑鬼斗拳。打得蛮好的。大家不许斯米特用脚，黑鬼才赢了他。要是许可用脚，斯米特说他准能把黑鬼打死。众人说看黑鬼是个驼子，斯米特不能用脚。”他停了下来，浸沉在往事回忆之中。“玩完这个，大伙儿便上梭利戴德去，在那儿耍个痛快。我没有去。我没那份精力了。”

李奈这时才铺好他的床。木门闩又拉起来，门给打开了。一个身材矮小，却长得很胖的人站在门口。他穿的是蓝斜纹衣裤，法兰绒的衬衣，一件黑色的、打开钮扣的背心，还有一件黑外套。他的两只拇指插入皮带内，在方形铜扣的两旁。头上是一顶染满灰尘的褐色的斯脱逊帽，脚穿一双带马刺的高跟皮鞋，可见他不是个做工的人。

老打杂工倏然地瞥了他一眼，就瑟缩地退到门口，边走边用手指节骨捋着他的胡须。“他们两个刚到哩，”说着，他从老板身边闪过，出门去了。

老板踱进屋里来，那是一个胖子，迈着急促的短步。“我给莫莱吕岱公司写信，说我今天早晨要两个人。你们有上工卡吗？”佐治伸手到衣袋里，把两张上工证掏了出来交给经理。“这不是莫莱吕岱公司的错。卡片上写明限你们今天一早到。”

佐治眼睛低下来瞧着自己的脚。“可是司机跟我们捣蛋，”他说。“我们走了十英里路。他说是到了，怎知不是那么回事。

今天早上我们又搭不上车。”

老板两眼眯了一下，说：“好吧，我早晨派出去的割麦队少了两个背麦袋的。现在不忙着去，吃过中饭再说。”他从口袋里掏出工时簿来，照着插在里头那枝铅笔隔成的裂缝把工时簿打开。佐治故意向李奈皱了皱眉头，李奈点点头，表示他领会。老板舔了舔铅笔。“你叫什么名字？”

“佐治·米尔东。”

“你呢？”

佐治说：“他叫李奈·史莫尔。”

名字被记在本子上了。“我们得讲好，今天是二十号，二十号中午。”他把笔记本合起来。“你们两个在哪儿干过活？”

“韦地一带都干过的，”佐治说。

“你也是吗？”对李奈。

“是，他也是，”佐治说。

老板很俏皮地指着李奈。“他不大会说话的吧，是不是？”

“是的，不大会，可他真他妈的是个顶呱呱的雇工。象公牛一般结实。”

李奈自个儿笑了起来。“象公牛一般结实，”他重复了一句。

佐治瞅了他一眼，李奈把头低了下来，很难为情，他竟忘了呀。

老板突然说道：“喂，李奈！”李奈抬起头来。“你能干些什么？”

李奈着了慌，呆看着佐治求救。“你叫他干什么，他都能干得了。”佐治说。“他是个很好的马车工。他能背麦袋，会

开垦土机。什么都能干。只要你让他去干。”

老板转过脸来向着佐治。“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回答？你想搞什么鬼把戏？”

佐治大声地嚷了起来。“啊！我没有说他是个伶俐的人。他不是。我只说他是个顶呱呱的雇工。四百磅的大包他也能扛起来。”

老板从容地把笔记本放进口袋里。他两只拇指扣在皮带上，一只眼睛眯得几乎闭上了。“喂，你在耍什么花招？”

“呃？”

“我说，你从这个人身上措到些什么油水？你把他的工钱拿去的吧？”

“不。我当然不会那样。你怎么会想到我是耍花招？”

“唔，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肯替别人担这么多麻烦的。我想知道你究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佐治说：“他是我的……表弟。我答应过他母亲说我照管他。他孩童时被马在头壳上踢过一脚。他人好，只是不伶俐。但你叫他干什么，他都能。”

老板扭转身想走了。“好吧，反正背麦袋用不着他什么脑子的。可是米尔东，你别想捣蛋。我盯牢你的。你们为什么离开韦地的？”

“包下来的工做完了，”佐治不假思索，随口回答说。

“包的什么工？”

“我们……呃，我们挖一个粪坑。”

“唔，好。可是你别想捣蛋，你总不能空着两手走掉的。再聪明的人，我都见过。吃过中饭同刈麦队出去吧。他们正忙着要给打麦机送麦捆呢。你们跟施琳的一班出去。”

“施琳？”

“是。个子高大的马车工。吃中饭时你会见到他的。”经理猝然转身向门口走去，但到得门边又转回来，在他们两个身上盯了好一会。

听不到经理的脚步声后，佐治转过脸来对李奈说：“你该一句话不说。该闭上你那块厚嘴唇，让我跟他谈。妈的差点儿我们的活就干不成了。”

李奈不知所措地盯着自己的双手。“我忘了，佐治。”

“是呀，你忘了。你总是忘了的，我非得一天到晚在你耳朵旁念叨着不行。”佐治气鼓鼓地坐到自己的床铺上。

“现在他盯牢我们啦。从现在，我们必须处处留心着，不给他找出岔子。以后你可得把你那块厚嘴唇闭起来了。”他进入了深沉的缄默。

“佐治。”

“你又在嚷什么？”

“我没有给马在头壳上踢过一脚，不是吗，佐治？”

“要真有可就好了，”佐治狠心地说。“叫人省去许多麻烦。”

“你说我是你的表弟哩，佐治。”

“呔，那是一个谎。我他妈的高兴这是一个谎。我要是你的亲戚，我早就一颗子弹把自己打死了。”他突然停下来，走到门口，探头向外面瞧了瞧。“喂，他妈的，你在偷听些什么？”

老头子慢步走进房子里来。他手上拿着扫帚。跟在他后面的是一匹拖曳着脚步的守羊狗，灰白色的口鼻，一双黯淡而瞎掉了的眼睛。这匹狗吃力地一步一蹩地走到房间的边上，躺了

下来，轻轻哼了两声，就伸出舌头舐它那花白的、生虱的毛皮。老打杂工望着他的狗，直到这狗安顿下来了，才说，“我没有偷听。我只在阴凉地里站了一会儿，给我的狗搔痒。我刚打扫完洗衣间呢。”

“你竖起你那大块耳朵探听我们的事，”佐治说。“我顶不高兴有人管闲事。”

老头子很忐忑不安地瞧了瞧佐治和李奈，退下去了。“我来这里罢了，”他说。“我没偷听你们两个的话。你们谈什么和我都不相干。一个在农场干活的人，从来不偷听别人的话，也不问长问短。”

“要是他想活儿干得长，就该不，”佐治的怒气稍稍平息了。老打杂工的辩解也使他放了心。“进来坐一会儿吧，”他说。“这真是匹够老了的狗。”

“是呀。它还是一匹小狗儿的时候，我就养着的了。它年轻的时候，是一匹很好的守羊狗呢。”他把扫帚傍在墙边，用腕骨摸了摸满长着硬髭的灰白色的腮颊。“你看老板可好吗？”

“蛮好的。看来准不坏。”

“是个好脚色，”打杂工赞同地说。“你也得好好对待他。”

正在这当儿，一个青年人走进寝室来了；一个瘦个儿，茶褐色脸孔，茶褐色眼睛，一头紧贴之至的鬈发。他左手带一只劳动手套，象老板般穿着高眼皮鞋。“看见我老人家吗？”他问。

老打杂工说：“他刚才还在这儿呢，顾利。我想是到厨房去了吧。”

"我去寻看，"顾利说。他一眼瞥见新来的人，于是立定了不走。他冷冷地瞧了瞧佐治，又瞧了瞧李奈。他两肘慢慢弯起来，两手捏紧拳头。他样子变得冷酷，简直有点弓起身子要向人扑过来似的。他的眼光登时变成蓄谋挑衅的了。李奈被盯得杌陧不安起来，不知所措地抽调着两只脚。顾利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他说，"你们就是我老人家在等着的新来人？"

"我们刚到哩，"佐治说。

"让这大个子讲话。"

李奈为难得别扭起来。

佐治说："也许他不想讲话吧？"

顾利猛地转过身子。"什么！别人跟他讲话，他总得开口。你他妈的干吗多管闲事？"

"我们一路上同来的，"佐治冷冷地说。

"哦，原来这么回事。"

佐治脸色绷紧了，毫不动容。"嗯，就这么回事。"

李奈无可奈何地瞧着佐治，等他的吩咐。

"你不能让这大个子说话，是不？"

"他有话要对你说，他自然就会说的。"他对李奈轻轻点了点头。

"我们刚到哩，"李奈柔声地说。

顾利瞪着他。"唔，下次有人跟你讲话，你可得回答。"他转过身，向门口走出去了，两肘还有点弯着。

佐治看得他去远，转过脸来对老打杂工说："喂，妈的他要什么威风？李奈并没犯着他。"

老头子朝门口仔细看了看，见没人在偷听，这才不动声色地说，"他是老板的儿子，人蛮精灵的。就是在赛拳场上，也

来得两下子呢。他是轻量级，可灵巧呢。”

“唔，让他灵巧去好了，”佐治说。“他犯不着来找上李奈。李奈没犯上他什么。他干吗要跟李奈对头？”

老打杂工沉思了一会儿：“是了——告诉你吧。顾利跟许多生得矮小的脚色一样，恨大个子，无时无刻不跟大个子闹别扭。因为自己不是大个子，所以一见到他们就冒火。你见过这种矮小脚色吧，有没有常常是寻事闹的？”

“嗯，”佐治说。“我见过一些霸道得很的矮小脚色。可是这个顾利最好不要跟李奈找麻烦。李奈不精灵，可是要跟他闹翻了脸，顾利这废物准得吃苦头。”

“唔，顾利是蛮灵巧的，”打杂工对佐治的话有所怀疑地说。“我总觉得不对头。要是顾利和一个大个子打架打赢了，人们都说顾利是个多了得的拳师。可要是顾利输了呢，人们都说大个子应找个头和他一样的人交手，人们甚至会聚集起来，把大个子揍一顿。我总觉得不对头。看来顾利总不给人便宜似的。”

佐治望着门。他预示恶兆地说：“唔，他最好不来惹李奈。李奈不是什么拳师，但他有力，手快，而且李奈是不懂什么赛拳规则的。”他走到方桌边，坐在一个苹果箱上，抓一把扑克牌叠齐，把牌洗了一过。

老头子在另一只苹果箱上坐下。“别告诉顾利我讲了这些话。他会把我揍死的。揍死了我他也不放在心上，当个鸟毛。他不会被撵走，因为他父亲是老板呀。”

佐治倒了倒牌，便一张张翻过来，每张端详一会儿，然后把它们丢开去，积成了一堆。他说：“顾利这家伙讲起话来，依我看，简直象个婊子养的。我不喜欢下流的矮小家伙。”

“依我看来，他近来才变得更坏了，”老打杂工说。“他两个星期前才结了婚。老婆就住在老板的房子里。结婚之后，顾利似乎比一向更加横霸了。”

佐治粗声说：“也许是夸耀自己，给老婆瞧吧。”

打杂工越说越起劲了。“你看见他左手戴的手套吗？”

“唔，我看见了。”

“那只手套里头涂满了凡士林。”

“凡士林？涂来干什么？”

“哈，告诉你吧，顾利说他必须润着他的手，让它光滑些，给老婆玩哪。”

佐治出神地在察看纸牌。“嘀，这真是讲出来也嫌肮脏呢。”他说。

老头放心了，他已经引出佐治的一句坏话。他现在觉得安全了，更其放胆地讲起来。“等着吧，你们总要见到顾利老婆的。”

佐治又倒了倒牌，慢慢地从容地玩起牌来。“漂亮吗？”他不在意地问道。

“嗯。漂亮……可是……”

佐治看牌。“可是什么？”

“呃——她吊膀子。”

“是吗？结婚才两星期就吊膀子？难怪顾利那么猴急。”

“我看见他跟施琳吊膀子。施琳是个把式。大好人。施琳不穿高跟靴子上打麦队去。我看见她吊施琳的膀子。顾利没看见。我还看见她跟贾尔纯吊膀子呢。”

佐治装作不感兴趣似的。“瞧吧，我们会有热闹看的。”

老打杂工从他的座位站起身来。“你说我怎么想的？”佐

治没有答腔。“唔，我想顾利娶的是个……烂货。”

“他不是第一个，”佐治说：“这种事许多人都干过呢。”

老头子向门口移动脚步了，他那老得稀奇的狗，抬起头来，向四周望了望，于是痛苦地拉动四条腿，跟在后面。“我要给那些人预备洗脸盆去了。收割队就要回来。你们两个是背麦袋的？”

“是。”

“你不会把我的话告诉顾利吧？”

“自然不会。”

“哼，你打量她吧，先生。你瞧她是个烂货不是。”他踱出房门，进入耀目的阳光里去。

佐治沉思似地放下他手上的牌，分作三堆。他摆了四张梅花在尖子上。现在，日影照到了地板上，苍蝇穿过日影，象火花一般飞舞着。外面响起马匹挽具的丁当声，重载的车轴发出的嘞咯嘞咯的响声。远处传来一句很清楚的呼唤：“马厩工——哟，马——厩——工——哟！”跟着是：“他妈的，那发瘟黑鬼到什么地方去了？”

佐治盯着他那摆了出来的“苏里泰”①，接着，他把纸牌收拢，叠好，转过脸来瞧着李奈。李奈躺在床铺上，瞧着他。

“瞧吧，李奈！这儿又要站不稳脚了。我实在怕。你迟早要跟顾利那家伙闹出事来的。以前我见过这种人。他刚才是摸摸你的底。他估量着你是怕他的，一有机会，他就要揍你一顿。”

李奈两只眼睛被吓得怔住了。“我不想闹事，”他凄声

① Solitaire，一个人独自玩的一种扑克玩法。现在通称“耐性”（Patience）。

说，“别让他揍我，佐治。”

佐治站起身来，来到李奈的铺位前，坐了下去。“我恨这种家伙，”他说，“这些杂种我见得多了。那老头子说得对，顾利横行霸道。他每打必赢。”他想了一下。“要是他跟你纠缠起来，李奈，我们就准会给开除出去。这是明摆着的。他是老板的儿子。记住，李奈。你要避开他，懂吗？千万不要同他说话。要是他到这里来，你就干脆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去。你能做到吗，李奈？”

“我不想闹事，”李奈凄凉得要哭起来说。“我不惹他。”

“呃，假使顾利要显拳师的威风，你一定遭殃的，只有千万别惹他，他记得吗？”

“一定，佐治。我一句话也不讲。”

渐来渐近的收割队的声音越发响亮了，大块马蹄敲在硬地上的得得声，机动车的制动声，还有挽链的丁当声。人群里发出来回的呼喊。佐治坐在床上，靠着李奈身边，皱起眉头想心事。李奈畏缩地问道：“你不是冒火吧，佐治？”

“我不是冒你的火，我冒顾利这个狗杂种的火。我原想我们总有一小注钱聚起来——也许是一百元。”他的声调越发果决了。“你避开顾利，李奈。”

“我一定那样，佐治。我一句话不讲。”

“别让他缠上你——呃，可是——要是这狗杂种揍你——让他去好了。”

“让他去什么，佐治？”

“不要紧，不要紧的。到时我会告诉你。我恨这种家伙。喂，李奈，要是你闹了无论什么事，你记得我叫你怎么做的吗？”

李奈用肘支起身子来。他想得脸孔也歪向一边了。然后，他惨淡的目光移到了佐治的脸上。“要是我闹了什么事，你就不让我管兔子。”

“我不是讲的这个。你记得昨天晚上我们睡在什么地方吗？在河那边？”

“唔，我记得。哦，我当然记得啦！我回到那里去，在丛树林里躲起来。”

“等我来找你。别让人家看见。躲在河边的丛树林里。再说一遍。”

“躲在河边的丛树林里，河边的丛树林。”

“要是你闹出事来。”

“要是我闹出事来。”

一架机动车在外边刹住了。一个声音传来：“马厩——工——啊，马——厩——工。”

佐治说：“自个儿再念一遍吧，李奈，这么一来你不会忘掉。”

两个人都抬起眼瞧，因为门口那长方形的太阳光柱被遮断了。一个女人站在那儿往里瞧。她有着丰满的涂上胭脂的口唇，一双彼此距离很宽的眼睛，眼圈画得黑黑的。她的指甲染成红色，头发分成许多旋卷的小簇垂下来，象一束束香肠似的。她穿棉布便装，红拖鞋，鞋面缀有好些鸵鸟毛编就的小朵花球。“我找顾利，”她说。她的声音带点鼻音，音质很脆。

佐治一瞥见她就移开了视线，然后又才瞧了瞧她。“一分钟前他在这里的，现在出去了。”

“哦！”她双手扳到背后，斜倚着门框，这么一来，身体就靠前了。“你们就是那两个新来人，是不是？”

"是的。"

李奈由上往下瞧着她。她虽不象是在瞧李奈，却昂起一点儿头来。她瞧着自己的指甲。"顾利常常来这里的。"她解释说。

佐治粗鲁地说："嗯，但他现在不在。"

"他不在，我想我还是到别处找找看吧。"她嬉皮笑脸地说。

李奈瞧着她，魂也给迷住了。佐治说："要是我看见他，我告诉他一声，说是你找他好了。"

她妖冶地笑了起来，一面扭动着身体。"谁也不能怪别人找人的，"她说。在她后头扬起一阵脚步声，越响越近。她回过头去。"啊，施琳。"她说。

施琳的声音从门口透进来。"嗨，好漂亮。"

"我想找顾利呢，施琳。"

"嗯，你用不着这般费力气。我看见他走进你的屋子里去啦。"

她突然狼狈起来。"再见，小伙子们，"她向寝室里头叫了声，就匆匆地走了。

佐治盯着李奈。"天啊，怎么一个歪路货，"他说："顾利讨的老婆原来是这么个货色。"

"她漂亮，"李奈辩护似地说。

"唔，她准是瞒了过去。顾利有得忙啊。我敢说她会溜出去捞二十块钱的生意去。"

李奈还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刚才站过的门口。"哎呀，她真漂亮。"他赞赏地微笑着。佐治倏地瞥了他一眼，就抓着他一只耳朵，用力耸了耸他。

"听着，你这白痴，"他冒火了说："你连望也不许望一眼

那狗养的。我不管她说些什么，打扮得多漂亮。我从前见过许多害人精了，可还没见过比她更坏的了。你不许近她。”

李奈想挣脱他被抓住的耳朵。“我什么事也没干啊，佐治。”

“是的，你没干。但当她站在门口摆出两条大腿来，你却是眼珠动也不动地死盯着呢。”

“我没有打坏主意，佐治。对天说，我没有。”

“嗯，你得避开她，我从没见过象她这样的一个捕鼠器、陷阱。让顾利上这烂货的当。他自己走进去的。手套涂满了凡士林，”佐治鄙夷地说。“我敢打赌，他准是吃生蛋，还写信到药物专利局去呢。”①

李奈突然地喊了起来：“我不喜欢这个鬼地方，佐治。这儿不是个好地方。我要离开这儿。”

“我们还得呆到有了一笔钱。我们没有旁的法子，李奈。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走，我并不比你喜欢这个鬼地方。”他踱回到桌子边，翻出一手牌来。“不，我不喜欢它，”他说。“只要有了两个钱，我就开溜了。要是我们能拿到几块钱，我们就即刻动身，去亚美利坚河淘金去。在那里我们也许做得两块钱一天，那我们就能积起一笔钱来了。”

李奈热情地向他挨过来。“我们去吧，佐治。我们离开这儿吧。这儿是个下流地方。”

“我们还得呆住，”佐治匆匆地说。“现在闭起嘴来吧。那些人要进来了。”

从附近盥洗间传来水的泼响声和脸盆的嚓喇声。佐治审着他的那手扑克牌。“也许我们该洗一洗的，”他说。“但我们没做

① 这两句的意思是指顾利自以为懂得用一些办法，讨老婆的欢心。

过什么，身不脏。”

一个高个子的人站在门口。他的一顶压皱了的斯特逊软帽，夹稳在腋下，另一只手把长而黑的洗湿了的头发往后梳。象别人一样，他穿着蓝布裤子，一件棉布短上衣。他把头发梳好后，跨进屋里来，那步态之尊严，只有贵族或熟练的技工才能做到。他是头把手马车工，是农场里的王爷、猛人，能够赶十四、十六匹、以至二十匹的骡子仍叫它们走成一条单线，一点不乱。他有这样的本领：用鞭梢子打死钉在辕马屁股上的一只苍蝇，却一点不伤着牲口。他的仪态中有着一种庄严和异常的沉静，他一开口，全场就都鸦雀无声了。他的权威如此之高，因此在任何话题上，他的意见都被接受，不管谈政治还是谈恋爱。这就是施琳，那位头等的车把式。他那尖削的脸孔看不出多大年龄，可能三十五也可能五十。他的耳朵听到的东西比别人向他讲的多，他那缓慢的谈吐含有寓意，这倒并非发自思想，而是发自思想以外的识力。他的双手粗大而嶙峋，动作起来却好象那神庙里的舞者一般灵活。

他把皱了的帽子拨平，在中间捺出一条凹痕来，然后戴上。他和蔼地瞧着寝室里的两个人。“外面的阳光真猛的厉害，”他态度安详地说。“进到屋里什么也看不清。你们是新来的人吧？”

“刚到的，”佐治说。

“背麦袋的？”

“老板这么说。”

施琳在一只苹果箱上坐下来，隔着桌子对正佐治。他端详着明面朝上的那手牌。“希望你们上我的队，”他声音十分和善地说。“有着两段呆木头待在我的队里，连麦袋和蓝皮球也分不清。你们背过麦袋的吧？”

“噢，那自然，”佐治说。“我没有什么可吹的，可是这大个子背起麦袋来，管保比两个人还强呢。”

李奈，他的眼睛望来望去的，盯紧这场谈话，听到这一句恭维话，很满足地微笑了。施琳赞可地瞧着佐治，同意他对李奈的恭维。他倾过身搓着一张散牌的一角。“你们两个总是在一起打帮的吗？”他的语调是友好的，无须要求，就取得对方的信任。

“对啦，”佐治说。“我们互相照顾。”他用拇指指着李奈。“他不是明白人。却是个挺好的雇工。妈的，一个挺好的角儿，却不是明白人。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

施琳的目光茫然地穿过佐治，望向更远的地方。“很少有人是一起打帮的，”他沉思似地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说不定在这个鸟世界里，人们都是彼此戒备的吧。”

“和一个你自己相识的人打帮同路，真好得多了，”佐治说。

一个威武的，凸肚子的人走进寝室来了。他那洗了肥皂的浸湿了的头，还簌簌地滴着水。“嘿，施琳，”他说，接着就停下步来，盯着佐治和李奈。

“这两个人是刚来的，”施琳介绍说。

“真高兴见到你们，”这大汉说。“我叫贾尔纯。”

“我叫佐治·米尔东，这位是李奈·史莫尔。”

“真高兴见到你们，”贾尔纯再说一遍，“他却不怎么史莫尔的。”① 他开了这点玩笑，自己就格格地轻声笑了起来。“到底不算史莫尔，”他再说一遍。“我正想问你，施琳——你的母狗

① 英语Small，意思是“小”。这句等于说：“他却不怎么小呢。”

怎么了？今早我没看见她在你的货车底下。”

“她昨天晚上产小狗仔呢，”施琳说。“产了九只。四只当场被我淹死了，她喂不了这许多。”

“留着五只，呃？”

“是，五只。我选大的留下来。”

“你想它们将是哪一种类的狗？”

“不知道，”施琳说，“多半是守羊狗吧，我猜。她发情的时候，我看见附近最多的是这一种狗。”

贾尔纯接着说：“哈，有五只狗仔呢。都能养得起来？”

“不知道。照料它们一些时候，他们现在能吃露露的奶。”

贾尔纯深思熟虑地说：“喂，你瞧，施琳。我早想过了。甘德那只狗老得那么个鸟样子，走也走不动，又他妈的死臭。它每次走进寝室来，过后两三天我还闻到它的气味。你为什么不叫甘德枪杀了他的老狗，把一只小狗儿给他养？隔一英里路我就嗅得出这条狗。没有牙齿，瞎得他妈的几乎看不见了，吃不得东西。甘德喂它牛奶。别的什么也嚼不动。”

佐治一直是聚精会神地望着施琳。突然，三角铁开始在外边响起来，最初缓慢地，后来愈响愈快，直到它的敲击掩没在一阵铃声中。它停住了，那突然，正象它开始时一般。

“铃响啦，”贾尔纯说。

外边，声音嘈杂，一群人走了过去。

施琳气宇轩昂，缓缓地站了起来。“你们最好趁还有吃的就去。过两分钟什么也精光了的。”

贾尔纯退了一步，让施琳走在前头，然后，他们两个走出了门口。

李奈兴奋地守候着佐治。佐治把扑克牌拨拢来，堆成乱蓬

蓬的一堆。“是的！”佐治说，“我听见他说了，李奈。我改天问他要好了。”

“要一只黄白色的，”李奈心痒痒地叫起来。

“来吧，让我们吃中饭去。我不知道他可有黄白色的没有。”

李奈赖在他的铺位不动。“你即刻问他要，佐治，这一来他好少淹死一些。”

“一定。现在可得走呀。你站起来吧。”

李奈从床上滚了下来，站起身，于是两人朝门口走去。刚到得门口，顾利闯了进来。

“你们在这儿可看见一个姑娘吗？”他气势汹汹地问。

佐治冷冷地说：“大约半点钟前象是来过的吧。”

“嗯，她到这儿来干什么鸟的？”

佐治冷静地站在那儿，盯着这个暴跳如雷的小个子。他故意捉弄地说：“她说——她来寻你咧。”

顾利好象是第一次看见佐治似的。他的目光闪电似地瞧着佐治，暗中盘算他的体高，打量着他伸手能及的范围，看了看他那舒齐的腰。“唔，她往哪边走的？”他终于发出了盘问。

“我不知道，”佐治说。“我没看着她走。”

顾利狠狠地向佐治瞅了一眼，回过身匆匆走出去了。

佐治说：“你知道，李奈，我生怕我自己会跟那杂种纠缠起来。我恨他入骨。天啊！走吧。他们会一点什么鸟毛也不留给我们吃的。”

他们走出了门口。阳光在窗下投下一道稀薄的光线。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收拾碟子的嚓嚓响声。

一会儿后，那匹老狗跛瘸地打洞开着的门口走进寝室来。他用温驯的、半瞎的眼睛凝视着四近。它嗅了嗅，于是躺下来，

把头放在两只脚掌中间。顾利又忽地里踏进门口来，朝寝室里头望了望。狗抬起它的头，但顾利匆急地走了出去之后，它那花白的头又垂到地板上来了。

第　三　章

虽然有着黄昏的亮光透进宿舍的窗子来，但室内仍是暗黑的。由洞开着的门传来玩马蹄铁戏粗钝的嗒嗒声，间或又是当当声，还不时有喝采或嘲弄的声音扬起来。

施琳和佐治一道走进了正在暗淡下来的寝室。施琳走到打牌的桌子旁，开了铁皮灯罩的电灯。霎时间桌面被照得灿亮起来。圆锥体的光柱直往下照，留下寝室的四个角落仍然是昏暗的。施琳在一只苹果箱上坐下，佐治坐在他的对面。

“没有什么，”施琳说。“我反正总要淹死一些的。这件事用不着谢我。”

佐治说：“在你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他便是了不起的了。天，我不知道我怎样拉得他回来睡觉。他会在外面畜舍跟小狗一块睡呢。要叫他不和狗儿们一起睡在仓格子里，我看准是很麻烦。”

“没有什么，”施琳重复这一句。“喂，你说他可说对了。他也许不是个伶俐人，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雇工。背起麦袋来谁也敌他不过，没有谁陪得他到底。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壮的汉子。”

佐治觉得很光彩地说：“用不着动脑子的事，只要给李奈说

声做什么，他就做好。他自己什么也不会想，可是他能听从命令。”

外面传来一阵马蹄落在铁桩上的当啷声，小小的喝采声。

施琳向后移了点，这一来灯光没有照在他脸上。“真奇怪，你怎么会和他一道打帮找活儿。”施琳安详地期待对方的信任。

“这有什么奇怪的？”佐治防御地反诘道。

“哦哦，我不懂。很少有人是打帮的。我很少见到两个人打帮走路。你猜这里的雇工是怎么的哩，他们踏脚进来，得了个床位，干上个把月，就呆不住，把工辞掉，一个儿人溜走了。从没见过谁牵累谁的。看来有点奇怪，象他这样一只布谷鸟①和你这么精明的小伙子打帮走路。”

“他不是布谷鸟，”佐治说。“他是个死哑巴，但不是个白痴。我呢，也不是那么精明，要不然我就不会为了食宿在外的五十块钱来背麦袋，这么没出息。要是我精明，要是我有半分儿伶俐，我就该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我就该收割自己的庄稼了，犯不着整天拚死拚活干，还沾不到半点地上长出来的东西。”佐治进入缄默了。他需要讲话。施琳不给他打气，也不泄他的气。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很有感受地听他说下去。

“他和我打帮到处流浪，并不怎么奇怪，”佐治终于说了。“我们都是在奥班出生的。我认识他姑姑卡莉拉。他还是个小孩，她就接收了来，把他抚养大的。卡莉拉姑姑死后，李奈只好跟着我到处地找活干。不久，彼此就习惯起来了。”

“啊唷，”施琳说。

① 布谷鸟有白痴之意。

佐治瞟了一眼施琳，瞧见那双尊严而慈祥的眼睛正在盯着他。“有趣极了，”佐治说。“我常常跟他闹出他妈的一大堆笑话。经常拿他开玩笑，因为他呆头呆脑，照管不了自己。可是呢，他甚至呆到连别人开他的玩笑也不知道哩。我有得乐。在他身边，我象是死鬼伶俐起来了。嗯，我叫他干什么，他妈的他都干。要是我叫他向悬崖走过去，他就会真的走。不久之后，我可不拿他开那么多玩笑了。他从不在这上头生气。我打过他，只要他回手，我每根骨头能不都碎了吗，可是他从未翘起一个指头跟我对打过。”佐治的声音转为自我忏悔的口气了。“告诉你是什么使得我不再拿他逗乐。有一天一大群人站在萨克拉门多河岸上。我有点飘飘然，转过脸来对李奈说：‘跳下去吧。’他果真跳了下去。他游不了几步。要不是我们赶快把他捞起来，他差点儿就淹死了。可他还十分感激我打捞了他呢。忘得一干二净是我叫他跳下去的。哎，我后来不再干这种事了。”

“他是个好人，”施琳说。“用不着什么聪明也做得成一个好人的。就我看呢，聪明有时候反要不对路。真正精明的人难得是个好人。”

佐治把散乱的牌叠好，独自打起牌来。外面，马蹄铁依然在嗒嗒地震响。从窗口进来的夕阳，还照亮着一小块四方的地面。

“我没有什么亲人，”佐治说。“我看见农场的雇工到处都是单身的。那不好。他们没有乐趣。混久了就变得下流了。时时刻刻要殴斗。”

“对，他们变得下流，”施琳同意地说。“他们变得这样，就不想跟别人谈心了。”

“当然，李奈大多时候是死讨人厌的，”佐治说。“可是你

同一个人打帮走惯了，你就撇不开他了。”

“他不下流，”施琳说。“我看得出李奈没有半点下流的地方。”

“他确实不是下流。可是他呆成那么个鸟样子，常时要闹出乱子来。比如在韦地出的事……”他突然停口，这正是他把一张牌翻过来的当儿。他现出警戒的神情，两眼盯着施琳。“你可不要对别人说。”

“他在韦地搞出了什么事？”施琳安详地问道。

“你不告诉别人的吧？——不，你自然不会的。”

“他在韦地搞出了什么事呀？”施琳又问。

“嗯，他瞧见个穿红衣服的大姑娘。他这杂种可真呆得可怜，凡是他喜欢的东西都想去摸一下。只是想掂一掂。就这样，他便伸出手去掂那件红衣服，那姑娘哇的一声叫了起来，这一来李奈全吓得六神无主了，他紧紧地揪着红衣服不放，因为他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唉，那大姑娘哇哇的直叫个不住口。我就在附近，听见喊声，我跑了过来。这时李奈更慌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只懂得把那红衣服抓得牢牢的。我用一根篱栅敲他的脑壳，要他放手。他慌成那个样子，哪里还晓得松手。你知道，他又是死鬼有力气的。”

施琳一双眼睛显得很安详，一闪也不闪。他慢吞吞地点了点头。“后来怎么样？”

佐治用心地把他的牌摆成一排。“唉，那大姑娘跑到法院去，说她被奸污。一大帮韦地人要抓住李奈，当场结果了他。这一来我们迫得躲在一条水沟里。那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都泡在水里，只是把头露出水面上，搁在渠边的野草堆间。天黑了，才偷偷地溜了出来。”

施琳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没有弄伤那大姑娘吧，呃？"他终于问道。

"伤个鸟。他不过把她吓怕了罢了。要是他一把抓住我，我也会被吓坏的。可是他没有伤她什么。他只不过想摸一下那红衣裳，象他没有一个时辰不想摸一下那些狗儿一样。"

"他不是下流，"施琳说。"要是下流的家伙，隔一英里远我就嗅得出来。"

"他自然不是，他还什么鸟事都肯干，只要我……"

李奈穿过门口走进来。他穿的蓝斜纹布上衣罩在双肩上，活象一块披肩。他走过来时，背显得有点驼似的。

"喂，李奈，"佐治说。"你现在是多么喜欢那只小狗喽？"

李奈气也不透了，说："它是黄白花的，我正喜欢这种呢。"他径直走到自己的铺位，躺了下去，把脸朝向墙壁，屈起两只膝髁来。

佐治若有所思地放下他的牌。"李奈，"他厉声说道。

李奈把脖子拧过来，打自己的肩头斜望过去。

"呃？什么事呢，佐治？"

"我跟你说过的，不许你把小狗带进这儿来。"

"什么小狗呀，佐治？我没有。"

佐治抢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把他翻了过来。他伸手下去，搜出了一只很小的狗仔，李奈把它藏在紧贴肚皮的地方。

李奈倏地爬了起来。"把它给我，佐治。"

佐治说："你赶快起来，把小狗放回它的窝里去。它要跟母狗睡在一起的。你想弄死它吗？昨天晚上才生出来的，你就拿它出窝。你快放回去，不然我就对施琳说叫他别给你。"

李奈伸出双手求情似地说："把它给我吧，佐治。我会放回去的。我不会伤害它，佐治。对天说，我不会。我只是要摸着玩一会儿。"

佐治把小狗递给他。"对啦。你赶快放它回窝里去，再也别拿它出来。你要知道，你会把它弄死的呢。"李奈无可奈何地匆匆走了出去。

施琳一直坐在那儿，动也没动。他用平静的目光把李奈送出了门口。"天啊，"他说。"他象个孩子呢，是不是？"

"他真的象个孩子。他不干坏事，跟淘气的小孩一样，只不过他是那么有力气罢了。我敢打赌，今天晚上他不会回来睡觉。他准是睡在外头狗栏旁边。也好——让他去吧。他在那儿也不会弄出什么祸事来的。"

现在，外边天儿差全黑下来了。老甘德，这个打杂工，走了进来，踱到了他的床位前，他的老狗一跛一瘸地跟在他后面。"哈罗，施琳。哈罗，佐治。你们两个都不玩马蹄铁赛吗？"

"我不爱天天晚上玩，"施琳说。

甘德接着说："你们谁有威士忌酒吗？我肚子痛。"

"我没有，"施琳说。"有我自己也喝掉了，哪怕我肚子并不痛。"

"肚子痛得好厉害，"甘德说。"那些鸟萝卜害了我的。还没吃下去我就晓得会坏肚子的了。"

个子魁梧的贾尔纯从外面正黑下来的天井走进来。他走到寝室的另一头，把第二盏盖着灯罩的电灯扭亮。"这儿他妈的黑得够呛哩，"他说。"天啊，那个黑鬼真能掷蹄啊。"

"他很行，"施琳说。

"妈的，他真行，"贾尔纯说。"他一次也不让别人赢了

去……”他停了嘴，嗅着空气，嗅了又嗅，看见那条老狗躺在下面。“我的天，这匹狗好臭。把它赶出去呀，甘德！我没见过什么东西象这老狗臭得这么难闻的。你快把它赶出去。”

甘德从床上滚了下来。他伸手过去摸了摸那条老狗，一面辩解说：“我一向近着它，我可没有闻到怎么臭。”

“嘿，我不能让它蹲在这儿，”贾尔纯说。“那臭味熏过这地方，它走开了还闻得着呢。”他抬起沉重的腿，大踏步走过来盯住那匹老狗。“没有牙齿了，”他说。“又害着风湿病，全身都瘫了。它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甘德。对它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不一枪把它收拾掉，甘德？”

老头子局促不安地说。“啊——见鬼！我养它这么久啦。从一只小狗养大的。我带着它看羊的呢。”他得意地说：“看它现在这个样子，你不会相信它是我见过的最顶呱呱的守羊狗哩。”

佐治说：“我在韦地看见过一匹会看羊的阿里大耳。从别的狗那里学会看羊群。”

贾尔纯不让话头岔了开去。“喂，甘德。这匹老狗活着也整天白受罪。要是你带它到外面，对准后脑勺一枪——”他弯下身去指着，“——对准这儿，嘿，包管它不会觉着有什么东西打中了它的。”

甘德苦恼地望了望四周。“不，”他柔声说，“不，我干不出手。我养它很久了。”

“它活得没有啥兴头，”贾尔纯坚持说。“又臭得要死。对你说吧，我会替你一枪收拾掉它的。这样就不会是你干的了。”

甘德支起两条腿，从床铺前站起来。他不住烦乱地搔着腮

帮子上的白色短毛。"我跟它这么惯熟了，"他柔声说。"我从一只小狗便养起来的。"

"哎，你要是留它活着，就不算好心待它了，"贾尔纯说。"喂，施琳的母狗刚好养了一窝小狗呢。我想施琳会把一只小狗给你，让你把它养起来的。是不是呢，施琳？"

这个车把式一直在用他安详的眼光谛视着那匹老狗。"是的，"他说。"如果你要，我可以给你一只。"他似乎要让自己讲得更痛快似的。"贾尔纯是对的，甘德。这只狗活着自己也不好受。要是我老了，又是个残废，我希望有谁一枪结果了我。"

甘德孤立无援地看着施琳，因为施琳的意见就是法律。"也许会使它痛苦吧，"他提出意见说。"我照管它是不要紧的。"

贾尔纯说："我这样给它一枪，他肯定什么也觉不着的。我把枪搁在这儿，"他用脚尖指着，"正对准后脑勺。它准是动也不动一下。"

甘德逐张脸孔都望了望，想得到支援。现在外边已经完全黑了。一个青年雇工走进屋里来。他那倾斜的双肩稍微有点前倾，用两个脚跟吃力地走路，好象还在背着看不见的麦袋似的。他走到自己的铺位前，把帽子放在自己的箱架上。然后，从箱架取出一本软皮杂志来，带到桌边的灯光下。"我把这个给你看过没有，施琳？"他问道。

"把什么给我看？"

青年人把杂志的封底翻过来，放在桌上，用手指指着说。"就在这儿，念吧。"施琳俯身过去看。"念吧，"年轻人说。"高声念出来。"

"'亲爱的编者，'"施琳缓缓地念道。"'我读你的杂志已

有六年了，我想它一定是市场上最好的一种杂志。我喜欢读比特·兰德写的小说。我想他一定是个顶呱呱的作家。我很少写信，只是希望多给我们登些象《黑骑士》那样的小说。我只想告诉你，花钱买你的杂志，要算是我花过的角子最值得的了。'”

施琳感到莫名其妙地抬起他的双眼。“你叫我念这个干吗呢？”

魏特说：“念下去呀，念出底下那个名字。”

施琳念道：“'祝你成功。读者威廉·田纳。'”他仰起脸来盯着魏特。“你叫我念这干吗呢？”

魏特动人地把杂志盖上。“你还记得拜尔·田纳吗？三个月前在这儿做过工的？”

施琳想了想……“那小个子？”他问。“开垦土机的？”

“正是他，”魏特叫了起来。“正是那小子！”

“你想这个写信的就是他？”

“我知道的哩。有一天拜尔和我两个人在这屋子里。拜尔得了一本新到的杂志。他边看边说：'我写了一封信。不知道他们这一期上登了没有。'可是呢，并没有。拜尔说，'也许他们留着迟点发表吧。'他们真的是这样。就在这儿登了出来啦。”

“你是对的吧，”施琳说。“书上真的印着有呢。”

佐治伸出手来要杂志。“能让我们瞧瞧吗？”

魏特又寻出那位置来，但他紧紧捏着杂志，不肯松手。他用食指点着那封信给佐治看。然后回到自己的箱架边，小心地把杂志放了上去。“要是拜尔看得到就好了，”他说。“我跟拜尔同在一块豌豆地上干过活。我们两个都开垦土机。拜尔真他妈的是个死好人。”

在这一段谈话时间里，贾尔纯不让他自己卷进去。他还是

一直往下盯着那匹老狗。甘德也心神不定地注视着它。最后贾尔纯开腔了："要是你肯呢，我此刻就把这老魔鬼带出去，把它干掉。瞧，一点用都没有了。吃不得，看不见，连走路也那么吃苦的。"

甘德满有希望似地说："你可没有枪。"

"我他妈的没有?!——支鲁格①，准叫它一点儿痛也觉不着的。"

甘德说："也许明天吧。等明天再说。"

"我不懂这是什么道理，"贾尔纯说。他走到自己床前，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口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鲁格手枪。"让我们给它超生吧，"他说。"把这儿熏得这么臭，我们睡也睡不着。"他把手枪放进自己屁股头的口袋里。

甘德望着施琳好一会儿，想找个人打个圆场。但施琳没说什么。最后，甘德只得柔声地、绝望地说："好吧——带走吧。"他再也不朝下看那匹狗。他躺回到床上，双臂交叉地枕在头下，眼睛盯住天花板。

贾尔纯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小皮带。他猫下腰来，把皮带套在狗脖子上。除了甘德，所有的人都瞧着他动作。"来，乖乖。来呀，乖乖，"他和蔼地说。接着又道歉似地对甘德说："它会一点也觉不着的。"甘德一动不动，也不答他的话。贾尔纯把带子锁紧。"来吧，乖乖。"那匹老狗慢吞吞地僵硬地站了起来，跟在那条并不怎么用力拉的皮带后面走出去。

施琳说："贾尔纯。"

"呃？"

---

① 鲁格，美国一种手枪名。

“你会干的吧？”

“什么意思呢，施琳？”

“带一柄铲。”施琳直截了当说。

“哦，当然！我明白。”他把狗拉到外边，没入一片漆黑中去了。

佐治跟到门口，把门掩上，轻缓地带上门闩。甘德直条条地躺在铺上，盯着天花板。

施琳高声说：“我的一匹带头骡有一只蹄坏了，得上一点柏油。”他的声音扬了开去。外边却没有半点声响。贾尔纯的脚步声也已消失在远处了。沉寂进入了寝室。沉寂持续下去。

佐治格格地轻声笑了。“我敢赌李奈此刻在外边，正跟他的狗儿在一起。他此刻有了一个狗儿，再也不想回这里来了。”

施琳说：“甘德，那些狗儿随便你拣一只。”

甘德不答话。沉寂又降临到屋里来。这是来自黑夜，然后侵进屋里来的沉寂。佐治说：“有谁爱玩攸格① 吗？”

“我来跟你玩两手，”魏特说。

他们靠近桌边，在灯光底下面对面坐了下来。但佐治不洗牌。他神经质地搓拨着那副扑克牌的边缘，从而发出嗒嗒的响声，引得屋里面的人都朝着他看，这一来他就住手不再搓了。沉寂再度降临到屋里来。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甘德仍然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施琳望了他一会儿，然后就把目光移到自己的双手上面，他把一只手搁在另一只手上，把它压下去。地板底下有一阵啃啮的声音传出来，人们松了一口气，都往地板上瞧。只有甘德仍然在盯着天花板。

① 攸格，扑克牌的一种玩法。

"听声音象是有只老鼠在那下面，"佐治说，"我们该在那儿放上一只捕鼠机。"

魏特突然嚷道："瞧，他搞什么鸟的搞了老半天？发牌呀，干吗不发？这个样子我们还玩得出什么攸格来。"

佐治把牌紧紧地聚拢起来，一张张仔细察看着它的背面。房间里又归于沉寂。

远处一声枪响了。人们迅速地把目光投向老头子。每一颗头都转过来对着他。

他继续盯了一会天花板。然后，慢慢翻过身去，面向墙壁，一声不响躺在那儿。

佐治窸窣窸窣地洗着牌，并且把牌分了。魏特递了个记分牌给他，记上了开始的符号。魏特说："我猜你们两位真的来这儿做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佐治问。

魏特笑道："哈，你们在星期五来。还得干两天活才到得星期天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佐治说。

魏特又笑了起来。"要是你在这附近几个大农场干惯了活儿，你就会明白了。一个雇工要是想先打探一下农场的底细，那准是在星期六下午来。他吃过星期六的晚饭和星期天的三餐，要是不高兴呆呢，星期一吃过早餐，连手也没动过就溜之大吉了。你们可是星期五中午来的。不管你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也得干一天半的活。"

佐治两眼平视地瞧着他。"我们得呆一些时候，"他说。"我和李奈得凑一笔本钱。"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马厩工把头探进来；这是一张瘦削

的、黑人的脸，饱含着痛苦，眼睛却隐忍着。“施琳先生。”

施琳的目光从老甘德那儿转过来。“呃？哦！哈罗，库鲁克斯。有什么事呢？”

“你吩咐我烘热柏油漆骡子的蹄。我烘热了哩。”

“啊，是，库鲁克斯。我就来给它漆上好了。”

“你肯要我漆呢，我也漆得好的，施琳先生。”

“不。我就来，让我自己漆吧。”他站起来。

库鲁克斯说，“施琳先生。”

“嗯。”

“新来那大个子在外边畜舍玩你的一窝狗呢。”

“唔，他不会搞坏的。我把一只给了他哩。”

“我正要告诉你，”库鲁克斯说。“他把狗儿搬出窝来玩啦。那是会坏事的。”

“他不会伤害它们的，”施琳说。“现在我同你一道去好了。”

佐治抬起眼来。“那杂种要是傻得太没头脑，你就把他踢出来好了，施琳。”

施琳跟着马厩工走出了门口。

佐治分牌，魏特把他的牌从桌面捡起来，仔细看着。“看见过那新羊羔了吗？”

“什么羊羔？”佐治问。

“嗬，顾利新讨的老婆。”

“唔，我看见了。”

“喂，你说她是个歪邪货不？”

“我才见到不几次，不大看得清楚。”佐治说。

魏特动人地放下他的牌。“嗨，等着瞧吧，你有得看呢，

她一点也不遮掩的。我从没见过有谁象她这样，随便跟一个男人吊膀子。我敢赌，连喂马的这黑鬼，她也吊他的膀子呢。我真不懂她要什么鸟的。"

佐治随口问道，"自从她来了之后出过什么事了吗？"

魏特对他的牌分明不感兴趣。他把他的牌放了下来，佐治收了过去。佐治摆出他非常惯熟的一手牌来——先是七张牌，再是六张，最后又来五张。

魏特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不，他们还没有干出什么来。顾利的裤裆里早就有了黄蜂①，但到现在还没出什么事。每一次当工人们在这儿周围，她就出来招摇一番。她总是说找顾利，要不就胡扯她在这周围丢失了什么东西，为找东西来的。看来她总离不开这一群汉子。顾利裤子里不过爬满了蚂蚁罢了，他们倒还不曾干出过什么事来。"

佐治说："她总要出一次事的。他们总要跟她闹出一个大乱子来。她是捕鼠机里发条上挂着的一块臭肉。那个顾利有合适的事情干啦。住有一群汉子的农场，本来就不是一个女子呆的地方，特别象她这一流女人。"

魏特说："要是你心想的话，明天晚上和我们大伙一道进城去好了。"

"嗯？干什么去？"

"这不过是平常事。我们到老苏骚那儿去。真他妈的是好地方。老苏骚是个笑料——常时爱说笑话。象上星期六晚我们刚来到前廊，苏骚出来开门，马上回过头叫道：'姑娘们哟，快穿上衣服，警官来啦。'她从来不讲脏话，绝不讲。有五个姑

① Yellow—jackets，美国一种黄蜂的名称。这句话的意思是烦恼得很。

娘在那儿。”

“花你多少呢？”佐治问道。

“两块半。你可以花两角钱喝一杯酒。苏骚还有很舒适的椅子给坐呢。要是一个角儿他不爱过夜，就坐在椅子里，喝两三杯酒，呆上他妈的一天，苏骚也不来噜苏什么的。她不会因为不过夜就赶人出去。”

“也许进去见识一下是好的。”佐治说。

“那当然。来吧。真他妈的够乐的哩——她没有一个时候不讲笑话。象有一次她说：‘我认得有些人，他们铺上一张布地毯，留声机顶上摆上一盏女人像台灯①，就以为自己开设的是什么琼楼玉馆了。’她指的是克莉拉的窑子。苏骚还说：‘我懂得你们小伙子想要什么，’她说。‘我的姑娘是干净的，’她说，‘我的威士忌酒里不掺水。’她说。‘要是你们谁不怕自己烤糊，想瞧那个女人像台灯，那你们明白该上哪儿去。’她又说：‘这儿一带有好些人弯着腿走路②，那就因为他们爱去瞧那娃娃灯哩。’”

佐治问道：“克莉拉是另外一家？”

“是，”魏特说。“我们从来不上那儿去。克莉拉收三块钱住一夜，三角五分喝一杯酒。她又不会说笑。可是苏骚的地方呢，又干净，又有好椅子坐。从来不让那些疯子进去。”

“我和李奈正在聚一笔钱呢，”佐治说。“我也许进去坐坐，喝一杯酒，但我准出不到两块半钱。”

“对了，一个人有时总得找点快活的。”魏特说。

门开了，李奈和贾尔纯一道走进来。李奈闪闪缩缩地走到

① 指案台式的留声机，上面可摆东西。
② 这里说的“弯着腿走路”，暗指得了性病。

他的铺位前，坐了下去，想避免引人注意。贾尔纯伸手到自己床底把布袋子拿出来。他没有望那个脸仍朝着墙壁的老甘德。贾尔纯从布袋子里找出一根很细的通条和一罐子机油。他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床上，然后掏出手枪，打开枪膛，把子弹壳啪的一声从弹膛里取了出来。然后他用那根很细小的通条去擦拭枪膛。枪机发出啪啦的响声时，甘德翻过身来，双眼看望那支手枪，好一会才又回过身去脸向墙壁。

贾尔纯随口问道："顾利进来过吗？"

"没有，"魏特说。"顾利怎么啦？"

贾尔纯斜着眼睛往下瞧着枪膛。"寻他老婆呀。我看见他在外头跑来跑去的。"

魏特带着嘲讽口气说："他花一半的时间找她，剩下来的一半呢，就是她找他。"

顾利气急败坏地冲了进来。"你们谁看见我太太吗？"他诘问道。

"她不在这里，"魏特说。

顾利用威胁的眼光扫视着这寝室。"他妈的施琳上哪儿去了？"

"到畜舍外面去了，"佐治说。"他要给一只裂蹄上点柏油。"

顾利两个肩头斜下来，成了个方形。"他出去多久了？"

"五分到十分钟的样子。"

顾利冲出门口，把门砰的关上。

魏特站起身来。"我想也许我爱看这个，"他说。"顾利准是发疯了，不然他便不会去惹施琳。顾利精灵，真他妈死鬼精灵。在拳斗场上的决赛也有他份儿呢。报上登的几段，他都剪

下来了。”他心里估量着。“可这也没有什么两样，他最好不要惹施琳，谁也不知道施琳的本事会是个什么样。”

“他大概以为施琳跟他老婆勾搭上了吧，是不是？”

“看来是，”魏特说。“施琳当然不会。至少我想施琳不会。但这乱子要闹起来，我可巴望着瞧呢。来吧，我们瞧热闹去。”

佐治说。“我呆定在这儿。我不想混进什么事情里头去。我同李奈要凑一笔钱。”

贾尔纯擦好了枪，把枪放进布袋里，然后又把布袋塞到床底下。“我想我还是到外边瞧瞧她去，”他说。老甘德仍是躺着，李奈坐在床上小心翼翼地望着佐治。

魏特和贾尔纯走出了门口，门又关上了。佐治转过脸来对着李奈。“你心里记挂着什么？”

“我没有做什么，佐治。施琳说我最好不要一下子把小狗们玩得太狠。施琳说摸多了会叫它们不好受的；这样我就回来了。我听话哩，佐治。”

“我正要叫你当心呢，”佐治说。

“嗯，我一只也没有伤着它们。我只是把我自己那一只放在衣兜里摸着玩儿。”

佐治问：“你可看见施琳在外边畜舍吗？”

“当然见到，他叫我最好不要把小狗玩得太狠啊。”

“你看见那大姑娘吗？”

“你是说顾利的大姑娘？”

“是的。她到畜舍来没有？”

“没有。我连见也没见到她。”

“你没看见施琳跟她讲话吧？”

"嗯——嗯。她不在畜舍里嘛。"

"O.K，"佐治说。"我猜他们准看不见打架。要是打起架来，李奈，你千万要避开。"

"我不要打架，"李奈说。他从床前站了起来。到桌边跟佐治打对面坐下。佐治几乎是下意识地洗着牌，把一手牌抽了出来摆在桌上。他的动作是那样慢条斯理，看去既从容又带着深思。

李奈拿起面上那张牌，仔细看着，然后又倒过头来看了又看。"两头都一样的，"他说。"佐治，这牌为什么两头都一样的？"

"我不知道，"佐治说。"这不过是他们这么做出来的罢了。当你见到施琳时，他在畜舍里干什么？"

"施琳？"

"是呀。你在畜舍里看见他，他还叫你少摸点那些狗儿哩。"

"哦，是了。他拿着雠柏油，还有一支漆帚。我不知道那是要来干什么的。"

"你记得那大姑娘确实没有到畜舍去过，象她今天到这儿来一样？"

"没有哪。她没有去畜舍。"

佐治叹了一口气。"唉，你还不如给我上一个好窑子，"他说。"你可以跑到窑子里去，喝几杯酒，要干什么立即就干个痛快，不会惹麻烦。他知道这该花他多少钱。这儿的臭肉呢，只是放在发条上面的牢笼。"

李奈钦佩地听着，并且稍微翕动着嘴唇拚命去理解。佐治继续讲下去道："你记得安德·库式曼吗，李奈？那个进过高

等小学的？”

“就是那个，他老娘时常做热烘烘的饼给孩子们吃的？”

“是呀，就是那一个。只要有得吃，什么事儿你也记得。”佐治仔细地望着他那手“耐性”牌。他放一张“Ace”在他的记分板上，又把方块的二、三、四叠了上去。“安德现在就关在圣昆田监狱，为了一个骚货，”佐治说。

李奈用手指敲响着桌子。“佐治？”

“呃？”

“佐治，还要多久我们才有那小块地，在自己土地上过活——和那兔子？”

“我不知道，”佐治说。“我们总得一起积上一大笔钱。我知道有一小块地可以便宜买到手，但他们不会拿它白送人。”

老甘德慢慢地翻过身来。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小心翼翼地在守候着佐治。

李奈说：“讲讲那块地吧，佐治。”

“我刚给你讲过，昨天晚上刚讲过呢。”

“讲吧——再讲一遍，佐治。”

“也好。那是十亩地。”佐治说。“有一架小风车，一间小木屋，一所鸡埘。有厨房，果园，樱桃树，苹果树，桃树，硬壳果，还有一点子酱果。有一块地留给种紫花苜蓿，而且不愁没水浇。有一只猪栏……”

“还有兔子，佐治。”

“照现在是没有地方给兔子住的，但我不难搭几只兔笼子，你可以给那些兔子喂紫花苜蓿。”

“正是呀，我会喂，”李奈说。“你他妈的讲得真对，我会。”

佐治两只手停止玩牌。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温和起来了。“我们还会有几条猪。我会盖一间熏藏室，象我祖父盖过的一样。当我们宰了一条猪，我们就熏腌肉、火腿，做腊肠，和别的象这一类的东西。马哈鱼一上河，我们就捉它百把条，腌起来或者熏起来。我们拿它下早饭。再没有什么比得上熏马哈鱼好味道的了。果子熟透，我们会把它装罐头——番茄是最好装不过的。每逢星期日我们都杀一只子鸡，或者是宰一只兔。说不定我们会有一条牛或山羊，干酪真他妈的厚得要命，你要用刀去割它，还得用汤匙挖起来。”

李奈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守定佐治，老甘德也一样望着他。李奈柔声说，“我们能够靠自己的土地过活了。”

“那自然，”佐治说。“园子里什么蔬菜都齐全，要是我们想喝点儿威士忌呢，我们可以卖几只鸡蛋或别的什么，或许卖些牛乳。我们就住在那儿。在那儿扎根。再也犯不着往村乡四处跑，吃这口日本厨子煮的饭。不呀，先生，我们有了自己的地方，自己扎根的地方，再不会睡在工棚里头了。”

“讲讲那房子吧，佐治。”李奈恳求说。

“自然啦，我们有一所小房子，一人一间卧室。小小的竖铁炉，冬天我们便在炉子里生起个火来。地不多，我们的活儿也不会太苦。大概一天干那么六、七个小时。我们再也用不着一天背十一个小时的麦袋啦。临到收获呢，嘿，我们就在那儿收获起来。我们总算知道自己种出些什么来了。”

“还有兔子，”李奈满怀热望地说，“我照管兔子呢。讲我怎样管兔子吧，佐治。”

“对啦，你到紫花苜蓿地上去，带着一口布袋子。装得满满的一袋，就拿回来放进兔笼。”

"它们就咬呀，咬呀，"李奈说，"它们总是那样的。我看见过哩。"

"每隔六个星期左右，"佐治说下去，"它们就要生一窝兔儿，这一来我们就有很多兔肉吃，也不愁没得卖了。我们还养几只鸽子，叫它们绕着风车飞呀飞的，象我做孩子时看见过的一样。"他的眼光出神地越过李奈的头，望着墙壁。"而且那是我们自己的呀，谁也不能赶走我们了。要是我们不喜欢谁，我们可以说，'滚你妈的蛋'，天啊，他就乖乖地滚开了。要是一个朋友来了呢，我们正有着一张空床，我们说声'干吗不住一夜呢'，天啊，他准会住下来。我们还有一头猎犬，一对花猫，可是你得看牢这两只猫，不让它们抓那些小兔仔。"

李奈猛地透了一口气。"你叫它们试抓兔子看，他妈妈的，我连它们的颈骨也要扭断。我要……我要用棍子把它们打个粉碎。"他沉住了气，自个儿喃喃着，威吓胆敢骚扰未来的兔子的那两只未来的猫。

佐治坐在那儿，沉醉于他的那幅构图之中。

当甘德讲话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吓了一跳，象做了什么亏心事被人发现似的。甘德说："你知道哪里有这样一个地方吧？"

佐治立刻戒备了起来。"即使我知道，"他说。"这与你什么相干？"

"你不想对我说这样一个地方在哪里。也许是乱扯的吧。"

"当然，"佐治说。"一点不错。你一百年也找不到这么个地方。"

甘德激动地问下去："那么，他们要多少钱才肯卖这样一块地呢？"

佐治怀疑地瞧着他。“唔——我可以用六百块钱买下来。有着这块地的那个老头子没有钱，老太婆又等着要动手术。哦——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你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甘德说，“我只剩下一只手，没多大用处了。我这只手就是在这个农场断掉的。因为这样，他们才叫我干打杂。为了我断了一只手，他们给了我二百五十块钱。我自己凑上五十块，存在银行里，现在还存着呢。一共是三百，到得月底，还多五十块。对你们说吧……”他热切地把身体倾前。“假如我跟你们两个合伙，那我的股子是三百五十块钱。我没多大用处了，但我还能做饭，看鸡，锄锄菜园里的草。你们看怎样？”

佐治半闭上眼睛。“我得想想看。我们一直都打算着自己来干的。”

甘德打断他的话，“我立一张遗嘱，要是我绝了气，股子就统统归你们两个，因为我没有亲属，任何亲属也没有。你们有点钱吗？也许我们马上就可以干起来？”

佐治嫌恶地往地板上吐了口唾沫。“我们两人共着有十块钱。”他想了想，又接着说：“唔，要是我和李奈干上一个月的活，又不花钱，我们将要有一百块。合起来是四百五。我敢说定，有了这笔钱，我们准可以先把地买下来。那你和李奈就可以先去干个开头，我仍找个零工做，积够那个欠数。你们可以卖点鸡蛋呀什么的。”

他们进入了沉默。彼此望着，大家都惊讶起来。他们从来不敢真的相信的这件事，却真的要成为现实了。佐治很有信心地说：“老天！我敢说定我们准把地买下来。”他的双眼充满了惊异。“我敢说定我们准能把地买下来。”他又柔声地重复了一遍。

甘德坐在他自己的铺位上边。他神经质地抓着他那半截手腕。“我是四年前受伤的，”他说。“他们不久就要把我撵走了。只要我打扫不了工棚，他们会马上把我赶进孤老院去。要是我把钱给了你们呢，到了我没有用了那一天，也许你们还会让我理理菜园。我还可以干点洗碗碟，照管小鸡这类事情。但我到底是蹲在自己的土地上啦，到底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儿啦。”他悲伤地说下去：“你们看见今天晚上他们拿我的狗怎样干掉的吗？他们说它活着白受罪，对别人也没有半点好处。到他们把我从这儿赶走的那一天，我情愿谁一枪结果了我。他们却又不这么干。我没有地方可去，我再也找不到别的活路啦。到你们预定要走的时候，我还能多拿到三十块钱呢。”

佐治站起来。“我们准定干，”他说。“我们把那小块地修整一下，便住到那儿去。”他又坐了下来。大家静坐着，都被这事情的美妙弄得神思恍惚了，每一颗心都钻进了未来，钻进了这美好事情到来的时刻去。

佐治异想天开地说：“说不定会有一个狂欢节，或者有一个马戏班到镇上来，或许是球赛，或许什么别的鸟玩意儿。”老甘德点着头，表示对这理想很为欣赏。“我们就赶去。”佐治说：“我们用不着问谁去得去不得，只说声‘我们瞧瞧去’，就去成了。只要挤过了牛乳，撒一把谷子给鸡儿，就去得了。”

“还要放点草给兔子吃，”李奈突然插嘴进来。“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喂它们。我们什么时候干起来呢，佐治？”

“一个月。就干一个月。你猜我打算怎么做？我要写封信给这块地的主人，那老头儿，说我们买定了。甘德还得寄一百块钱去做定洋。”

“那不消说。”甘德讲道。“他们那儿的炉子可好吗？”

"嗨，很好的炉子，烧煤烧柴两用的。"

"我把我的狗儿也带去，"李奈说。"啊，天，我敢打赌，它一定喜欢那儿的。"

声音从外面逐渐传近来了。佐治匆匆地说："对谁也不要讲起这事。只有我们三个，别人谁也不沾边。他们知道了，停掉我们的工，我们就凑不到那笔钱了。要装得跟平常一个样儿，象是我们这下半辈子都只好背麦袋的了，哼，突然有那么一天，领到了工钱，我们就开路。"

李奈和甘德点头，他们高兴得抿着嘴笑。"对谁也不讲，"李奈叮嘱着自己。

甘德说："佐治。"

"咳？"

"我应该自己打死那条狗，佐治。我真不该让别人打死我的狗。"

门开了。施琳走进来，后面跟着顾利、贾尔纯和魏特。施琳双手因沾上柏油，黑了，他紧皱着眉头。顾利紧挨着他的手肘走在后头。

顾利说："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施琳。我不过问你一声罢了。"

施琳说："唔，你问得我太多了。我可他妈的烦得要死啦！要是你看不牢你的鸟老婆，你巴望我给你看牢她吗？你别来纠缠。"

"我正想跟你说，我没有别的意思，"顾利说。"我不过以为你会见到她罢了。"

"你干吗不叫她呆在她那个家里头？"贾尔纯说。"你让她到工棚周围来招摇，早晚要出事，到时候你可一点办法也没有。"

顾利一个箭步抢到贾尔纯跟前。“你别来管闲事，除非你跟我较量较量。”

贾尔纯哈哈笑了起来。“他妈的你这朽木头。”他说。“你想摆个威风吓施琳，可是吓不了。施琳倒反给了个脸色你瞧哩。你的脸孔黄得象青蛙肚皮似的。我不怕你是这个地方的什么头等拳斗家，你过来，我要把你的狗头扭下来。”

甘德满心高兴地加入这场攻击。“嘿，手套里头涂满了凡士林哩，”他鄙夷地说。顾利睁大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这眼光扫到了李奈，在他身上停了下来；李奈这时还沉醉于那小块土地的幻想里，正得意地微笑着。

顾利象一匹猎狗似的冲到李奈跟前来。“他妈的，你笑什么鸟？”

李奈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哎？”

顾利已是十分冒火了。“过来，你这大个子杂种。站起来。哪一个狗养的敢笑我。我要让你们瞧瞧看，到底是谁的脸发黄。”

李奈毫无办法地瞧着佐治，然后他站了起来，准备退开去。顾利站好了马步。他抡起左拳打李奈，接着，右拳又沉重地落在李奈的鼻梁上。李奈哇的喊出了恐怖的一声。鲜血涔涔地从鼻子流出来。“佐治，”他叫道。“叫他放了我呀，佐治。”他一直退到靠墙了，顾利还是跟上来，一掌一掌地掴他的脸颊。李奈双手仍然垂着，他太害怕了，不敢招架。

佐治跳起脚跟喊道：“揍住他，李奈，不要让他打。”

李奈擎起他那两只粗大的手掌把脸挡住，恐怖得发出牛一般的哀叫声。他喊道：“要他停手呀，佐治。”顾利猛捶他的肚子，打得他气也透不过来了。

施琳跳了起来，“这只老鼠仔，”他叫道，“让我来揍他。”

佐治伸出手一把抓住施琳。“等一等，”他喊道，一面两手竖在嘴边叫道：“擒住他呀，李奈！”

李奈双手从脸上放下来，四处找佐治，而顾利这时一拳撞在他的眼睛上。那阔大的脸颊一下子全给血盖过了。佐治再次叫道：“我叫你抓住他。”

李奈一伸手去抓，顾利的拳头就飘摇了起来，不到一会儿，顾利便象一条悬在钓索上的鱼那样东摇西晃，他那捏紧的拳头被李奈硕大的手掌包住，看不见了。佐治走了过来。“放掉他，李奈，放手。”

但李奈此刻仍在恐怖地望着那个被紧紧抓在他手里的东摇西晃的小个子。血从李奈的脸上淌下来，他一只眼睛被撞破了，只能闭着。佐治一再往李奈的脸上拍，但李奈还是死抓住顾利的拳头不放。顾利现在显得面色苍白，心里畏缩了，他的挣扎也逐渐无力下来。他边哭边站起来，他的拳头仍然埋没在李奈的手掌中。

佐治高声叫了又叫：“放开他的手呀，李奈，放开！施琳，趁这家伙还有一只手没有断，快来帮我一下。”

李奈忽然放了手。他畏缩地靠着墙壁蹲下来。“是你叫我干的，佐治。”他惨苦地说。

顾利在地板上坐下来，莫名其妙地看着他那只被捏碎了的手。施琳和贾尔纯弯下腰去看他。跟着，施琳直起身来，带着惶恐心情看着李奈。“我们得抬他看医生去，”他说。“我看，他手上每根骨头都碎了呢。”

“我没想，”李奈叫道。“我没想打伤他的。”

施琳说："贾尔纯，你快去套好马车吧，我们送他上梭利戴德救治去。"贾尔纯匆匆地出去了。施琳转过脸来对着那正在低声哭泣的李奈。"这不是你的错，"他说。"这个朽木头自讨苦吃，肯定会挨的。可是——天啊！他差点儿一只手也没剩下来呢。"施琳匆匆地走出去，一会儿带了一杯水回来。他把水端到顾利口唇边。

佐治说："施琳，现在我们会被撵走了吧？我们要积一笔钱的啊。顾利的老子会不会立即把我们轰走？"

施琳脸上现出苦笑。他在顾利身边蹲了下来。"你此刻的知觉能听见吗？"他问。顾利点点头。"那么就听着吧，"施琳说下去。"我想把你的手说成是机器弄伤的。要是你不把真情告诉别人，那就罢了。可是你一说出去，想把这个汉子撵走，那我们便逢人都传开去，叫你被人嘲笑。"

"我不讲，"顾利说。他避开不看李奈。

车轮声在外边嘎吱嘎吱地响起来了。施琳把顾利扶了起来。"走吧。贾尔纯陪你看医生去。"他把顾利扶出到门口。车轮声渐渐去远了。不一会，施琳又回到了工棚来。他望着李奈，而李奈这时还是惊魂未定地挨墙蹲着。"让我们瞧瞧你的手，"他说。

李奈把他双手伸出来。

"天啊，我可不愿你对我冒火呢。"施琳说。

佐治抢着说："李奈只是给吓慌了罢啦，"他解释道。"他不懂得如何是好。我对你说过，谁也不该惹他打架。不，我想我是对甘德说的。"

甘德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那是你对我说的，"他说。"今天早上顾利拿你的朋友出气，你就说，'要是他识相点，

最好不来找李奈的麻烦。’你是这么对我说的。”

佐治转过脸来对着李奈。“这不是你的错，”他说。“你别再这么着慌了。你是照我的话做的。你最好到盥洗间洗洗脸。真象个鬼脸了呢。”

李奈张开他血淤的嘴微笑了。“我不要闹事，”他说。他向门口走去，还没有到，又转回来。“佐治？”

“什么事呢？”

“我还能够管兔子的吧，佐治？”

“自然能够喽。你没有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不想闯祸的，佐治。”

“是的了，快他妈的出去洗个脸吧。”

第 四 章

库鲁克斯，这管马的黑人，在马具房里有着一个铺位；这马具房是间小小的，斜靠着畜舍墙壁的棚屋。这小棚屋的一边，开着个四块玻璃合起来的方形窗户，另一边是一道通往畜舍的木板门。库鲁克斯的床是个塞满了麦秆的匣子，他的铺盖就摊开在那上面。靠窗口的墙上有很多的挂钉，挂着须逐一修理的马具，新的皮条；窗子下面是一张小小的工作台，满摆着加工皮革的工具，弯刀呀，缝针呀，麻线捆呀，还有一副手按的钉皮机。挂钉上也有诸如此类的马具：马鬃毛捅了出来的一只裂了的轭，一根折断了的轭上的曲棒，一条皮包裂开了的挽链。在库鲁克斯铺位的上头，也有着一只小箱子，里面摆着一

排药水瓶，预备给自己和马匹用的。有好几罐洗马鞍的肥皂水，一小罐柏油，漆帚搁在柏油罐旁边。散在地板上的是些私人的物件；因为他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因此用不着收拾，可以乱丢；又因为他是个残废的长工，比起别人来总要呆得长久，因此他积集下来的什物，已超过了他自己能背得起来的限度了。

库鲁克斯有几双鞋子，一双长统胶靴，一只大闹钟，和一支单膛鸟枪。书籍，他也有的：一本破烂的字典，一本翻得残旧了的一九〇五年度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事法规。他的铺位上头另外一个架子上，还搁着几份破损的杂志和几本染满尘垢的书。一对阔大的金边眼镜，挂在他床头墙壁的一枚挂钉上。

这房间是打扫过的，十分洁净，因为库鲁克斯是个骄傲而孤僻的人。他待人总是保持着他的距离，也要求别人保持他们的距离。他的身体由于佝偻的脊骨而向左倾斜，眼睛深陷在头壳内，由于它们陷得那么深，竟好象是强烈地在闪烁着似的。他瘦削的脸庞上显出一道道很深的黑色皱纹，而他那两片薄薄的、苦痛地绷紧着的嘴唇，倒比脸孔的颜色浅一些。

这是星期六晚上。透过洞开着的通往畜舍的门，传来马匹动作的响声，踢脚声，牙齿咬啮着麦草的咀嚼声，以及缰链的嘀嗒声。马厩工的屋子里，一个小而圆的电灯泡投出了微弱而发黄的亮光。

库鲁克斯坐在他的床铺上。他的衬衫后幅从裤头里扯了出来。他一只手握着一瓶风湿药水，另一只手擦着他的背脊。他不时倒几滴药水到淡红色的手掌心里，然后伸到衬衫下面擦起来。他的手腕要扭过来才能擦到背脊，因而肌肉在颤动着。

李奈悄悄地出现在洞开着的门边，他站在那儿往里瞧，他宽

阔的双肩几乎刚好把门口塞满。好一会库鲁克斯没看见他，但当库鲁克斯抬起头来，却一下怔住了，他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不快之感。他从衬衣底下拔出手来。

李奈无助地笑了笑，表示他的友意。

库鲁克斯态度严厉地说："你没有权利进我的屋里来。这儿是我的房间，除了我，谁也没有权利进来的。"

李奈屏住气，他的笑容变得更恳切了。"我没做什么，"他说。"我不过到畜舍来看看我的小狗。我瞧见你的灯亮，"他解释道。

"唔，我有权利开一盏灯的。你赶快出去，你们不要我进你们的寝室，你们也不要到我房里来。"

"你为什么不要呢？"

"因为我是个黑人。他们在那儿玩牌，可是我不能玩，因为我是黑人。他们说我臭。呸，我对你说，依我看，你们这些人统统都是臭的哩。"

李奈无助地摆动着他那粗大的双手。"统统进城去了，"他说。"施琳和佐治他们都去了。佐治吩咐我呆在这儿，不要闹乱子。我看见你屋里灯亮。"

"唔，你想怎么样？"

"没什么——我看见你屋里灯亮。我想我可以进来坐一会。"

库鲁克斯盯着李奈，他伸手到背后把那挂着的眼镜拿下来，戴在他那赭红的两只耳朵上，又再往李奈身上仔细看着。"我不懂你进畜舍来是干什么的，"他抱怨说。"你又不是马车工。他们无论怎样也不会叫个肩工到畜舍来的。你不是马车工。你跟马匹不相干。"

“小狗，”李奈重复一遍说。“我来看我的小狗。”

“唔，那么就看你的小狗去好了，不需要你进来的地方，你可别进来。”

李奈的笑靥消失了。他向房里踏进了一步，立即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退回到门口。“我只看它们一下子。佐治吩咐我不要摸它们太狠。”

库鲁克斯说：“对啦，你时常把它们从窝里捉出来。我看那母狗要不给它们搬个地方才怪呢。”

“哦，它不介意的。它随我的便。”李奈又把脚踏进房里来。

库鲁克斯皱眉了，但李奈的憨笑消除了他的戒备。“进来坐一会吧，”库鲁克斯说。“既然你不想出去，又不想让我安静，你就坐一会吧。”他的声调稍微友好一点了。“小伙子们都到镇上去了，呃？”

“都去了，只剩下甘德。他坐在工棚里，削着铅笔，边削边计算着呢。”

库鲁克斯正了一下他的眼镜。“计算？甘德在计算什么呀？”

李奈几乎是高声叫起来：“计算着那些兔子呀。”

“你见鬼，”库鲁克斯说。“你傻得象块死木头。你讲什么兔子呀？”

“我们就要买的那些兔子，我管它们，割草喂它们，给它们喂水呀什么的。”

“真是活见鬼，”库鲁克斯说。“怪不得和你同来那个伙计不让你跟在他身边。”

李奈心平气和地说：“这不是假话。我们就要干起来了，

就要有一小块地，靠自己的土地过活了。”

库鲁克斯使自己更舒适地在床位上坐好。“坐下来吧，”他邀请说。“在铁钉桶上坐一会儿。”

李奈弯下身去，在那小木桶上面坐了下来。

“你当这是假的，”李奈说，“这才不是假话哪。句句是真话，你可以问佐治。”

库鲁克斯用淡红色的手掌托住了他那黝黑的下巴。“你是跟佐治打帮走地方的吧，是不是？”

“嗯。我同他到什么地方都是一块儿去的。”

库鲁克斯说下去。“有时候他同你讲话，你不懂他讲的什么鸟。是不是？”他身体倾前，用那深陷下去的双眼直刺着李奈。“是不是呢？”

“嗯……有时是这样。”

“讲话是白讲，你统统不懂得什么鸟意思的吧？”

“是……有时是这样。但……并不都是这样。”

库鲁克斯把身体更向前倾到了床沿外面。“我不是南方的黑人，”他说。“我就在这儿加利福尼亚出生。我父亲有个养鸡的农场，大约十亩左右。白人孩子来我们家玩，有时我也找他们玩去。他们里头有些是蛮好的。我父亲不喜欢这。往后一直好久，我总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喜欢，但现在我知道了。”他犹豫了一下。再往下讲时声音变得柔和了。“当时周围几英里地内是找不出第二家黑人来的。这个农场再也没有一个黑人了，在梭利戴德也只有一家。”他笑起来。“要是我说了些什么，唉，那不过是一个黑人说的罢了。”

李奈问道：“你看还要多久呢？还要多久那些小狗才经得起玩呢？”

库鲁克斯又笑起来。“天啊，人家跟你讲话，绝不怕你会泄露出去。——过两个星期那些狗儿就玩得啦。佐治知道他是怎么着的。他只是讲讲，可你什么鸟也听不懂。”他起劲地把身体倾前。“这不过是一个黑人说的话，而且是个折了脊骨的黑人。所以这都是些无所谓的话，明白吗？你不会再记起来的。我见过很多很多的了——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谈话，要是对方听不见或者听不明白，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是说，他们谈话也好，静坐在那儿不谈话也好，没有什么不同，都一样。他的兴奋一直在有增无已，直到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膝头。“佐治会对你讲许多有味的东西，可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白讲罢了。不过是在对着另一个人谈话罢了。就这么回事。”他停了下来。

他的声音变得柔和而有说服力了。“也许佐治不回来了。也许他从此逃掉，再也不回来了。那你怎么办？”

李奈逐渐地领会到了这句话的意思。“什么？”他问。

“我说，也许佐治今晚进城去，你再也听不见他的下落了。”库鲁克斯推进着某种暗自以为的胜利。“这不过是也许罢了，”他重复说。

“他不会这样，”李奈叫起来。“佐治不会这样做的。我同佐治在一起很久了。他今晚一定回来的……”可是这怀疑于他是太可怕了。“你看他会不回来的吗？”

库鲁克斯的脸由于他的恶作剧而高兴得亮堂起来。“谁也说不准一个人会怎么样，”他平静地评论道。“让我们假定他想回来，可是却回不来。假定他被人杀死了或受了伤，那么他便回不来了。”

李奈拚命地领会他的话。“佐治不会这样的，”他重复

道。"佐治小心。他不会受伤的。他永远不会受伤，因为他小心。"

"唔，假定呀，只是假定他不回来。那你怎么办？"

李奈的脸孔因为担忧而涌起了皱纹。"我不明白。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叫嚷道。"这不会是真的。佐治不会受伤的。"

库鲁克斯直瞅住他。"要我告诉你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吗？他们会提你进疯人院，用一条铁链套在脖子上把你勒紧，象勒一条狗似的。"

李奈的眼睛突然凝住了，并且变得镇静和冒火起来。他站起身来，危险地朝库鲁克斯走过去。"谁要伤害佐治？"他诘问道。

库鲁克斯看出危险已迫在目前。他一闪退回到床上，躲了开去。"我只是假定罢了，"他说。"佐治并没有受伤。他好好的。他准会好好地回来的。"

李奈抢到他跟前。"你假定这个做什么？谁也不会去假定佐治受伤。"

库鲁克斯把眼镜取了下来，用手指揩了揩眼睛。"坐下来吧，"他说。"佐治没有受伤。"

李奈悻悻然回到铁钉桶的座位上。"谁也不许说佐治受伤，"他抱怨说。

库鲁克斯慢条斯理地说了。"也许你现在会明白了吧。你有佐治。你知道他会回来。假如你谁也没有呢？假如因为你是黑种，就不能走进工棚去跟别人一块玩牌，那你会怎么样？假如你只好坐在这外边，看点书本。是的，等到天黑下来，你也可以玩一玩马蹄铁赛，但跟着你还是只得看书。书没有多大好

处。一个人需要有个谁——接近着他。”他哀伤了起来。“一个人会瘪下去的，要是他得不着一个谁和他接近。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和你在一块儿就成。我告诉你，”他叫嚷起来，“我告诉你吧，一个人太孤独了，他会生病的啊。”

“佐治一定回来的，”李奈用了一个惊魂未定的声音来安定他自己。“也许佐治已经回来了。也许我最好看看去。”

库鲁克斯说：“我不是想要吓唬你。他会回来的。我是在讲我自己。一个人晚上独自呆在这儿，看点书或想点事情或干别的什么。有时他想了又想，但没有谁告诉他想得对还是不对。有时也许他瞧出了点什么来，但他不知道对还是不对。他不能找别人问问，是不是别人也瞧出这一点。他没有把握。我在这儿瞧出好些事。我并没喝醉。我不知道我可是睡着了。要有个谁同我在一块，他会告诉我说我睡着了，那就没事儿了。但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库鲁克斯此刻的目光是横穿过这房子，朝窗口望出去。

李奈凄恻地说：“佐治不会丢开我跑掉的。我知道佐治不会这么做的。”

马厩工做梦似地往下讲：“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在我老人家的养鸡场上的时候。我有两个兄弟。他们经常接近我，时常在一块儿。总是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同睡在一个床上——三个人在一起。有一块草莓地。有一块紫花苜蓿地。总是在有太阳光的早上，把小鸡赶到紫花苜蓿中间去，我们兄弟们就坐在一道篱栅上，看守着那些小鸡——白毛的小鸡。”

李奈对这段话渐渐地感到有兴味了。“佐治说我们就快要有紫花苜蓿喂兔子啦。”

“什么兔子？”

“我们就要有兔子，也种草莓。”

“你见鬼。”

“我们真的要有哩。你问佐治。”

“你见鬼。”库鲁克斯用着嘲笑的口吻。“我见过成百成千人流荡在路上，来到农场里，背上驮着个包捆，头脑里却都藏着这么个鬼东西。几百个这样的人。他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每个人脑子里都有着一小块土地。可是呢，从来没见哪一个人得到过。正象天堂那样。每个人都想要一小块土地。我在这儿读过好些书。没有谁到天堂去过，也没有谁得到过土地。都不过藏在他们头脑里头罢了。他们无时无刻不讲着它，但那只是在他们头脑里罢了。”他停了话音，朝那洞开着的门望去，因为马匹不停地骚动起来，缰链在丁当地响着。一匹马嘶叫了起来。“我料想有谁在外边，”库鲁克斯说。“也许是施琳。施琳有时晚上要到畜舍来两三次的。他是个真正的车把式。他时刻关顾着他的牲口的。”他痛苦地直起身子来，向门口走去。“是你吧，施琳？”他叫唤道。

回答的却是甘德的声音。“施琳上镇里去了。喂，你看见李奈吗？”

“你是说那大个子吧？”

“对。看见他在哪儿吗？”

“他在这儿。”库鲁克斯简单回答道。他踱回到自己的床前，躺了下去。

甘德站在门口边，搔着他那截秃腕，茫然地往这有灯光的室内瞧。他并不准备进去。“告诉你吧，李奈。我已经把那些兔子的账计算出来了哩。”

库鲁克斯有点恼火地说，“你要进来，就进来好了。”

甘德象是很为难似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进来。自然喽，要是你想我进来，那我就进来吧。”

“进来吧。要是谁都进得来，那你也可以进来的。”库鲁克斯很难用恼怒掩盖住他的欢喜。

甘德进来了，但他还是很难为情。“你有一个很舒服的小房间在这儿呢，”他对库鲁克斯说。“象这样有一间全归你自己的房间是很适意的。”

“一点不错，”库鲁克斯说。“窗口下面还有着一个肥料堆呢。这当然是最漂亮的了。”

李奈打断他的话：“你讲那些兔子呀。”

甘德斜凭着墙，旁边是一很折了的轭，他边搔着他那半截手腕边说：“我在这儿很久了，库鲁克斯在这儿也很久了。我到他房里来，这还是头一次。”

库鲁克斯黯然地说：“人们都不怎么到一个黑人的屋里来的。除掉施琳，除掉施琳跟老板，就没有谁来了。”

甘德赶快把话题转了过去。“施琳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车把式。”

李奈向这老打杂挨过来。“讲那兔子的事情呀，”他紧追不舍。

甘德笑着。“我算出来了。要是我们干得好的话，在兔子上头可以捞到一点钱的。”

“我可是要管兔子的，”李奈插嘴说。“佐治说过叫我管兔子。他答应过我的。”

库鲁克斯煞风景地插了进来。“你们这些人不过是骗自己。你们讲得天花乱坠，可也得不着什么鸟土地。你呢，一直到他们用个箱子当棺材把你抬出去，也还是个打杂工。哧，这种人

我看见过太多了。李奈呢，大概两三个星期的光景，就要溜掉，在公路上流荡了。象每个脑壳里有着土地的人一样。”

甘德生气地擦着他的腮帮子。“你别他妈的胡扯，我们可是真干得起来的。佐治说我们成。我们钱都预备好了。”

“是吗？”库鲁克斯说。“可是现在佐治上哪儿去了啊？到镇上去，在窑子里。你们的钱就在那儿花个精光了。天啊，这种事我见过太多了。我见过许多人脑袋里都有一小块土地。但他们得不着，土地永远到不了他们手上。”

甘德叫道：“他们当然都想要。任谁都想要一小块地，不想多。只想有一点他自己的东西，他可以在那上面过日子，谁也不能把他赶出去。我就没有得到过。我为了他妈的这个州的几乎每个人都种过粮食，但却没有我自己的粮食，我收割呢，一点儿也不属于我自己的收成。可是呀，这回我们真要干起来了，你可别看错啦。佐治没有带钱上城去。钱存在银行里哩。我跟李奈跟佐治，我们就要有一间房子是自己的了。我们就要养一只狗和好些兔子和小鸡。我们就要有田里的绿油油的麦子，说不定还有一头母牛或山羊了。”他停下来，沉浸在自己遐想的画幅里了。

库鲁克斯问道：“你说你们有了钱了？”

“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大半，只添一点点就够了。一个月里边全都凑够了。佐治把地也找好了的呢，唔。”

库鲁克斯伸手到脊梁上，摸了又摸，四处按探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谁真正干得起来过，”他说。“我看见人们为了土地，自个儿想得几乎要发狂了，可是，每一回总是妓馆或者赌博把什么都搞个精光。”他迟疑了一下。“……要是你们……几个肯要个不求什么，只求养活得自己一张口的帮手呢，我也

想帮个忙。要是我愿意，我不会这么瘸，我会拚命干活。”

“你们几个谁看见顾利吗？”

他们把头拧过来，朝门口一看，原来是顾利老婆正往屋里张望哩。她的脸是经过浓重地化妆了的。两块口唇稍微分开，着力地在透气，象是才跑完步似的。

“顾利不在这儿，”甘德酸溜溜地说。

她仍然站在门口边，对他们发出了微笑，用自己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揉着另一只手的一排指甲。她的目光朝逐张脸孔掠了一遍。“他们把残弱的都留在这儿了，”她终于说道。“以为我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连顾利一起。嘿，我知道他们统统到什么地方去了的。”

李奈着了迷似地盯着她，可是，甘德和库鲁克斯却避开了她的眼睛，眉头垂了下来。甘德说：“你既然知道了，干吗还来问我们顾利在哪儿？”

她很赏心似地凝睛望定他们。“好奇怪的事，”她说。“要是我碰着随便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我跟他总玩得挺开心的。但只要两个人在一块，你们就不愿讲话。没有什么的，不过在斗气。”她把手指放下来，双手搁在屁股后头。“你们都是彼此害怕，就这么回事。你们谁都怕在场的别人会搞自己。”

稍停了一会，库鲁克斯说：“也许你此刻还是赶快回你屋里去的好吧。我们不想找麻烦。”

“啊，我不给你们麻烦。你以为我不想跟个谁谈一会儿话？以为我喜欢一天到晚呆在那鬼屋子里头？”

甘德把他那一截木棒似的腕搁在膝盖上，用手轻缓地摸着它。他用谴责的口吻说：“你是有丈夫的呀。你犯不着跟别人耍花枪，惹出事情来。”

这女人忽然发作起来。“是啦，我有丈夫。你们都看见过他。他是漂亮的人儿呀，是不是？整天的时间全花费在讲他要怎样对付他不喜欢的人，而他呀，没有谁是他喜欢的。以为我愿意呆在那间八平方米的屋子里，听顾利吹他怎样抡起左拳打了两下，然后又照老样子把右拳带过来？‘一，二，’他说。‘只照老样子一，二，这么两下，他就要倒地了。’”她把话煞住，脸上的愠怒消失了，变得动人起来。“喂，顾利的手是怎么回事的？”

一阵窘迫的沉默。甘德偷看了李奈一眼。接着他咳几声嗽。“哦……顾利嘛……他的手碰在一架机器上头哩，太太。他的手给碾断了。”

她默察了一会儿，然后大声笑起来。“你胡扯！你想拿什么来骗我？顾利准是惹下什么事，却又对付不了。碰在一架机器上头——只管瞎扯！嘿，自从断了手后，他再不给谁‘一，二’这么了不起的两下子了。谁打断他的？”

甘德满不高兴地重复一遍：“一架机器给碾断的。”

“好，好，”她高傲地说。“你们要瞒就瞒住吧。我怕什么？你们这些浑蛋，还当自己是这么利索呢。你们把我当做什么，当做一个小孩吗？嘿，对你们说，我可以跟歌舞班子去演出的。还不止一个班子呢。还有人跟我说过，他能介绍我拍片子……”她气得气也透不过来了。“——星期六晚上。一个个到外头耍去了。统统去了！我在干什么的？站在这儿跟一堆废物谈话——一个黑鬼、一条大傻瓜，一只满身虱子的老绵羊。我还高兴着呢，因为别的人都走光了。”

李奈目不转睛地望定她，他的嘴巴打开着一半。库鲁克斯退归于一个黑人那种可怕的、借以自卫的庄严。但甘德却来了

一个转变。他突然站起来，把当做座位的铁钉桶也撞到后面去了。“够啦够啦，”他生气地说。“我们不要你到这儿来。我们告诉你，不要你来。告诉你吧，我们这些人究竟算得什么，也不是你这鸟脑瓜子懂得的。你那个鸟脑瓜子根本不配辨别出我们并不是废物。也许你会害得我们被开除的吧。也许你会这么做。你以为我们会流浪到公路上去，再寻一个象这里一般吃不饱饿不死的活儿干吧。你不知道我们有了自己的农场可去了，还有自己的房子哩。我们不一定要呆在这儿。我们有房子，有小鸡，有果树，有比这儿好一百倍的地方。我们还有朋友，有朋友。我们以前怕被开除，现在再也不怕了。我们有自己的土地，它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去。”

顾利老婆哈哈大笑起来。“这才好笑呀，”她说。“你们这号人我见得多了。要是你们有了两个铜子的身家，你们就会拿去换两杯酒喝，连杯底都要舔光净了。我晓得你们这些脚色。”

甘德的脸气得红了又红，但在她没说完之前，他还是抑制住自己。他占主动。“我自然懂得这，”他慢条斯理地说。“也许你还是走开，去管你自己的事为好。我们不想跟你说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管不着。我看你还是快点儿溜开去的好，顾利不会高兴他的老婆浪到畜舍里来跟我们这些‘废物’搅在一块的。”

她逐张脸孔瞧了一遍，他们都避开不看她。她把李奈瞧得最久，直到李奈难堪得垂下眼睛来。她突然问道：“你脸上从哪儿来的伤？”

李奈心虚地抬起眼来。“谁——我？”

“对，你。”

李奈瞧着甘德求援，接着，他的眼睛又仍然看着自己的膝头。“他的手碰在一架机器上头哩，”他说。

顾利老婆哈哈笑起来。“O·K，机器。迟些时候，我同你谈。我喜欢机器呢。”

甘德插了进来。“你别缠上这条汉子。你可不要跟他搞什么名堂。回头我把你的话告诉佐治去。佐治不会让你跟李奈搞名堂的。”

“谁是佐治？”她问。“就是和你同来的那小个子？”

李奈快活地笑了。“就是他，”他说。“就是他，他答应让我管兔子的。”

“啊，要是你只是想要这个呢，那容易，我自己也弄得一对兔子来给你。”

库鲁克斯从他的床位站起来盯着她。“够了，”他冷冷地说。“你没有权利到一个黑人房里来。你没有权利在这儿招摇生事的。你该立即出去，赶快滚开。要不的话，我告诉老板不许你再到畜舍来。”

她转过脸来，用蔑视的态度对着库鲁克斯。“听着，黑鬼，”她说。“要是你来捣蛋，你知道我能够怎样对付你的吧？”

库鲁克斯无可奈何地盯着她，然后在自己的床上坐下来，瑟缩着。

她逼近他跟前。“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吧？”

库鲁克斯霎时间似乎变得渺小了，他把自己靠着墙壁缩成一团。“是，太太。”

“嘿，那么你就该识相些，黑鬼。我能够把你吊在一棵树上，那么便当，还算不得有趣呢。”

库鲁克斯把自己退缩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了。没有了身份，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唤起爱或憎的一切。他说：“是的，太太，”他的声音是失去了腔调的。

她逼近着他站了好一会，等他一有什么动静就能再度向他示威，但库鲁克斯却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他的目光是畏避的，所有可能被伤害的一切都缩了进去。她终于转过脸来对着另外两个了。

老甘德在迷惘地注视着她。“要是你真这么做呢，我们就讲开去，”他恬然地说。“我们准说你打库鲁克斯的主意。”

“随便讲去好了，顶个屁，”她叫道。“没有谁听你的，这你知道。没有谁会听你们的话的。”

甘德退缩回来了。“没有，”他同意道。“——没有谁会听我们的话。”

李奈悲声地嚎起来：“佐治在这儿就好了。佐治在这儿就好了。”

甘德过去偎近他身边。“你不要担心，”他说。“我刚才听见那些人回来了。佐治现在准是在工棚里了哩，我敢打赌。”

他转过脸来向着顾利老婆。“你最好是现在回家去，”他心平气和地说。“要是你现在回去呢，我们便不告诉顾利你来过这里。”

她冷冷地估量他，说：“我不相信你听见了什么。”

“还是不要贪侥幸，”他说，“即使你不相信，也是选稳当的路走的好。”

她转过来对着李奈。“我高兴你把顾利教训一下子。他自个儿招来。有时我真想自己动手来揍他呢。”她溜出房门，隐没在漆黑的畜舍里了。当她打畜舍走过的时候，缰链丁当地响

了起来，一匹马在喷鼻，一些马嗒嗒地在顿脚。

库鲁克斯似乎慢慢地从他刚才的防卫布置中解脱出来了。“你说他们回来了，是真的吗？”他问。

“是的。我听见哩。”

“唔，我一点也听不见。”

“大门砰的关上哩，”甘德说，接着又讲下去，“天啊，顾利老婆走路没一点声响，我看她是练出来的。”

库鲁克斯现在要避开这整个话题了。“也许你们还是走开的好吧，”他说。“我不想要你们再呆在这儿了。一个黑人总得有一点权利，即使是他不怎么喜欢。”

甘德说：“那母狗不该对你讲出那样的话来。”

“没什么，”库鲁克斯黯然地说。“你们两个进来坐，使我忘乎所以了。她说的话都是真的呀。”

畜舍外边，马打着喷鼻，缰链又丁当响起来，一个声音叫喊道：“李奈。啊，李奈。你在畜舍里吗？”

“是佐治哩，”李奈叫起来。于是他回答道：“在呀，佐治。我在这儿。”

一秒钟光景，佐治站在门口边了。他不高兴地四处张望了一下。“你在库鲁克斯屋里干什么。你不该到这儿来。”

库鲁克斯点了点头。“我跟他们讲过啦，但他们无论如何要进来。”

“唔，那你为什么不把他们踢出去？”

“我不怎么介意的，”库鲁克斯说。“李奈是个好人。”

甘德现在又来劲了。“哦，佐治！我刚才算了又算。我算了出来啦，就是在兔子上头我们也有办法弄到一点钱。”

佐治皱了皱眉头。“我想我是嘱咐过你的，这事情不要跟

别人说。”

甘德象个泄了气的皮球。“除了库鲁克斯，没有别人知道。”

佐治说：“好了，你们两个出去吧。天啊，看来我一刻也离开不得的。”

甘德和李奈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库鲁克斯叫道：“甘德！”

“呃？”

“记得我说过锄草和干杂活的话吗？”

“嗯，”甘德说。“记得的。”

“喂，忘记掉好了，”库鲁克斯说。“我没有意思的，随便开开玩笑罢了。我不想去那么个地方。”

“嗯，好吧，要是你这么想，那就这么办吧。晚安。”

三人走出门口。他们通过畜舍时，马匹又打起喷鼻，缰链又丁当地响起来。

库鲁克斯坐在他的床上，朝着门口瞧了好一会，然后伸手去拿风湿药水瓶子。他把衬衫的后幅拔出来，倒了些药水在他那淡红色的手掌里，又伸到背脊上慢慢地擦起来了。

第 五 章

宽阔的畜舍的一端，新的麦秆堆得高高的，麦秆堆上吊着一个四叉抓草器，悬在它的吊车上面。麦秆象山坡似的向畜舍另一端倾斜下来，那儿还剩下不曾堆满新收获物的一块平地。畜舍的四边，可以看见喂草的木槽，打一条条栅栏间望去，可

以看出马匹的头来。

星期日下午。憩息的马在嚼着一小捆一小捆吃剩的干麦秆，嗒嗒地顿着它们的蹄，咬啮着木槽，并且当啷当啷地摇响着缰链。下午的阳光透过畜舍的空隙，一薄片一薄片地投射进来，在干草上面铺上了一道道光线。空中有着一群群苍蝇的嗡营，呈现出一种午后怠惰的扰攘。

打外边传来马蹄铁碰在插销上的当啷声，和人们的各种呼喊：好玩的，怂恿的，或是嘲弄的。但畜舍里却是安静，嗡营，闲旷和温暖。

只有李奈一个人在畜舍里，他坐在没有堆满麦秆那一端的一只马槽底下，一副驮箱旁边的干草上。李奈在草堆里坐着，瞧着他面前躺着的一只死了的小狗。他瞧了好一会，然后伸出他硕大的双手去抚摩它，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轻轻抚摩着。

李奈柔声地对狗儿说："你干吗要死掉呀？你又不象一只老鼠那么小。我又没有狠捏你。"他把小狗的头扭过来，盯着它的脸，对它说："现在也许佐治不让我管兔子了吧，要是他发觉你是被我弄死的。"

他在草堆上挖了个小窟窿，把小狗放了进去，用干草盖过，看不见了；但他还在朝着自己做成的小堆发愣。他说："这还不是我非得躲到丛树林去不可的坏事吧，哦，不！这不是的。我会对佐治说，它死了我才发现的。"

他把狗儿挖了出来，细看着它，从耳根一直到尾巴轻轻地摸了一遍。他的声音是充满了忧虑了："可是他会知道的，佐治是瞒不住的。他会说：'你干的好事，别想瞒得过我。'他还会说呢：'就为的这件事，你别想管兔子了！'"

他突然冒起火来。"他妈的，你这鬼家伙，"他叫起来道。

"干吗你一定要死呢？你又不象一只老鼠那么小。"他抓起小狗来，猛可地摔了开去，并且拧过身来背对着它。他弯着腰坐在那儿，垂头丧气地说："这回我肯定不得管兔子了，这回他不许我管了。"他在忧愁之中来回摇晃着身体。

外面传来马蹄铁掷在铁桩上丁当的响声，跟着是一阵异口同声的叫嚷。李奈站起来，把小狗又放回到干草上，才坐了下去。他又在小狗身上轻轻抚摩起来。"你还不够大，"他说。"他们跟我说了又说，你还太小。我不懂得你会这么容易就死掉。"他伸出一排手指搁在狗儿一只软绵绵的耳朵上。"也许佐治不会计较，"他说。"这么一只鸟狗崽，佐治不当回什么事吧。"

顾利老婆打畜舍最后头的栏架那边走过来了。她悄悄地走过来，因而李奈没瞧见她。她穿的是耀眼的棉布衫，脚上是缀有红驼鸟毛的拖鞋。她的脸上是化妆了的，一小束一小束的腊肠一般的鬈发，吊在那儿，舒齐得很。她走近李奈身边，李奈这才抬起头来看见她。

在慌乱中，他用手抓起一把麦秆来盖住小狗。他心情沮丧地望着她。

她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小伙子？"

李奈瞪了她一眼。"佐治说我不得跟你搞什么的——跟你讲话还是别的什么。"

她笑了起来。"佐治样样事情都给你下命令的吗？"

李奈垂下头来瞧着干草。"他说要是我跟你讲话或干别的，我就不得管兔子。"

她泰然自若地说："他那是怕顾利发火罢了。哈，顾利一只手臂挂在绷带上——要是他敢发狠，你把另一只手臂也扭断他好啦。你瞒不过我，说他碰着什么机器。"

但李奈没有接受这诱惑。“不啊，太太。我不能跟你讲话什么的。”

她靠近他身边在草堆上跪了下来。“嘘，”她说。“他们那些人都在赌着马蹄铁赛呢。现在大约只是四点钟光景。他们这些家伙谁也不会离场的。干吗我不能和你谈谈呢；我得不着同谁谈过心。我真要闷死了。”

李奈说：“呃，我不打算跟你谈话或干别样什么的。”

“我真寂寞，”她说。“你能够跟别人讲话，可是我呢，除了顾利，我就不能同谁讲话了。不然他便要冒火。为什么你不爱跟别人讲话的？”

李奈说：“呃，我不打算讲。佐治怕我会弄出麻烦来。”

她换了个话题。“这儿你盖着的是什么东西？”

于是李奈的一切灾难都回到他身上来了。“只是我的狗儿。”他悲戚地说。“只是我的小狗儿。”他把干草从顶上掀了开去。

“哎呀，是死的呢，”她叫嚷起来。

“它这么小，”李奈说。“我不过跟它逗着玩儿……它做出象是要咬我的样子……我就装作要捏它一下……我真这么干了。它就死去了哪。”

她慰藉他道：“你用不着担忧。不过一只狗儿罢了。你很容易找一只回来。这乡村里到处有的是狗儿哩。”

“不单是这个，”李奈伤心地解释说。“佐治这一回可要不让我看管兔子了。”

“他为什么不让？”

“唔，他说要是我再干出什么坏事来，他就不让我管兔子。”

她把身体移得跟他更近一点，用轻柔的语调说道："你别担心跟我讲话。你听，你听那些家伙在外边叫着喊着哩。这一场他们要赌四块钱的。不完场谁也不会肯走开。"

"要是佐治瞧见我跟你讲话，他准要让我吃不消，"李奈谨慎地说。"他这样给我讲过了的。"

她的脸孔渐渐变得生气起来了。

"我着的是什么鬼？"她嚷了起来。"我就没有权利同一个人讲话吗？他们到底把我看成个什么？你是个好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同你讲话。我又不会伤害你。"

"唔，佐治说你会害我们搞出祸来的。"

"哇，真见鬼！"她说。"我害了你哪一桩？好象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我是怎么生活着的。我告诉你吧，我过不惯这样的生活。我也能够成个人物。"她黯然神伤似地说下去："说不定我将来还能。"跟着，她的话就在一种倾诉的热情中翻滚出来了，象是她的听客会被人夺了去，因此她必须赶快抢着说似的。"我就住在萨利纳斯，"她说。"当我是个小孩就到那儿来了。啊，一个歌舞班子路过啦，我遇到一位演员。他说我可以跟那个歌舞班走。但我母亲不允许。说是我只有十五岁哪。但那人说我去得的。要是我去了，我就不会过着现在这种鬼日子，你可以相信。"

李奈来回地轻轻抚摩着狗儿。"我们就要有一小块地了——还有兔子。"他倾吐出心事来了。

她不让别人插断，赶紧把她的身世讲下去。"另一次我碰到一个人，他是拍片场里的。我跟他一道到临江舞厅去。他说他要介绍我去拍片子。说我是个天才。待他回到好莱坞，他就立刻写信叫我去。"她紧紧地瞧着李奈，看她可把他打动了没

有。“我一直没有收到信，”她说。“我常疑心是我母亲把它偷去了。唦，我就不再在这样一个地方呆下去，我得不着一点儿地位，做不得一点儿事情，他们还偷你的信。我也问过她，是她偷了去不是，她说不。这么一来我就跟顾利结了婚。也是那一天晚上在临江舞厅认识他的。”她诘问道：“你听着的吧？”

“我？自然。”

“啊，我一向没有把这个对谁讲过，也许我不该讲。我不喜欢顾利。他不是个好人。”因为她已经信赖他了，她把身体移得更贴近李奈，坐在他旁边。“早该拍电影了，有漂亮的衣服穿——全都是漂亮衣服呀，象他们和她们穿的一样。我可以坐在大酒店里，就有拍片场的人来要。遇着他们有预演呢，我就参加去，在广播里讲话，不花我一个铜板，因为是我拍的片子呀。而且，象他们和她们穿的漂亮衣服，我全都有了。因为这人说我是个天生的人才呀。”她抬起眼来瞟李奈，并且用臂和手作了个有点堂皇的手势，显示她会表演。一排手指随着手腕摆动起来，那小指煞有介事地从其它几个手指中翘了开来。

李奈深沉地叹了一声气。外边传来一块马蹄铁碰在金属上的丁当声，接着是一阵喝采。“有人圈中了，”顾利老婆说。

现在太阳下坠，光线渐渐升高了，一缕缕阳光爬上了墙壁，照在饲草架上，马匹头上。

李奈说：“也许我把这狗儿拿到外面去丢掉，佐治就不会知道了。那么我就能管兔子，没有什么乱子了。”

顾利老婆气恼地说：“你什么也不在心，只是惦着兔子？”

“我们就要有一小块地了，”李奈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就要有一间屋，一个果园，还有一小块地种紫花苜蓿，那是给

兔子种的紫花苜蓿呀，我会带一条布袋，每一回都把苜蓿塞得满满的，拿回来喂兔子。”

她问道：“什么东西弄得你这么死心眼儿记挂着兔子？”

李奈在得到答案之前，仔细地想了又想。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她，直到他恰好偎着了她的身体。“我爱玩漂亮的东西。有一回，在集市上我看见过好些毛茸茸的兔子。你知道，它们可真漂亮呀。我连老鼠也玩过的，可是一有了好点儿的什么到手，就不玩它了。”

顾利老婆将身体移离了他一点点。“我看你是个傻瓜，”她说。

“不，我不是，”李奈恳切地分辩道。“佐治说我不是呀。我爱用手指摸着漂亮的东西玩儿，软绵绵的东西。”

她稍微安下心来。“啊，谁不呢？”她说。“随便谁都爱这样的。我爱摸丝绸和天鹅绒。你爱不爱摸天鹅绒？”

李奈高兴得格格地笑出声来了。“天啊，那用说，”他快活地叫道。“我还有过一点呢。一位太太给过我的，这位太太就是——我的卡莉拉姑母。她真把它给了我啦——约莫这么大的一块。我很想我现在有着那么一块天鹅绒。”一层忧郁阴影从他脸上掠过。“我丢失了，”他说。“我很久没有看见它了。”

顾利老婆讪笑他。“你是个傻瓜，”她说。“可却是个死鬼好人，就象个大娃儿，但别人会明白你的意思的。我梳头发的时候，我时常就坐在那儿，用手轻轻抚弄着它，因为它是那么柔软。”为了表明她是怎样抚弄的，她伸出一排手指往头顶上掠了一下。“有些人的头发硬得要命，”她自鸣得意地说。“就说顾利吧。他的头发好象铁丝一样。我的可是又软又细

呀。自然喽，我刷得勤。那会使它细腻起来的。这儿——就摸一下这儿看。”她捉住李奈的手搁到她头上。“就在这地方摸一下，看它是多么软绵绵的。”

李奈粗大的手指开始拨弄她的头发了。

“你可别把它搞乱了，”她说。

李奈说：“啊啊，真妙哇，”他拨得更重了一些。“啊啊，真妙哇。”

“当心，瞧，你就要把它搞乱了。”接着她生气了，叫道：“你快停手，你会把它全都弄乱了的。”她把头歪向一边，李奈的五指却抓住了她的头发不放。“放手，”她喊起来。“你放手。”

李奈慌乱了。他的脸歪着。那女人又尖声叫喊起来，李奈用另一只手去堵她的嘴巴和鼻子。“请别这样，”他求情说。“啊啊，请别这么样。佐治会冒火的哩。”

那女人在他双手底下死力挣扎。她的脚在干草堆上乱蹦乱踢，她还不住地扭曲着身子想挣脱；而从李奈的手底下，透出了一声被捂住了的号叫。李奈开始恐慌地叫起来了。“啊，请千万别这样吧，”他恳求道。“佐治会说我干了一桩坏事。他会不让我管兔子的。”他稍微把手移开一点，于是她沙哑的呼号声就冲了出来。这使李奈变得恼怒了。“别再嚷，”他说。“我不要你叫嚷呀。瞧，你就要害我搞出祸事来了，佐治一点也没说错。哼，你可别再喊。”她继续挣扎，她的一双眼睛充满了恐怖乱瞪着。李奈接着便摇撼她，他真恼火她了。“你别再喊呀，”他说，边摇撼着她；于是她的身体就象一条鱼般仆倒了下来。这之后她直条条地一动也不动，李奈已经扭断了她的颈骨了。

他往下瞧着她，小心地把原先盖在她嘴上的手移开去，而她却一动不动地躺着。“我不想伤害你，”他说。“可是你喊了起来，佐治准会冒火。”她既不回答，也不动弹，于是他弯下身来靠近着去瞧她。他抬起她的一条手臂，又放了下来。好一会，他象是被吓昏了似的。之后，他感到害怕了，低声地说：“我干了一件坏事了。我又干了一件坏事了。”

他用笨大的手去抓干草，直到半埋住了她的身体。

畜舍外边传来一阵人群的叫声，和马蹄铁碰在金属上头发出的双重的丁当声。李奈第一次意识到外边了。他在干草堆上蹲下来，倾听着。“我干了一件真正的坏事，”他说。“我不该干出来的。佐治准会冒火。哦……他说过，躺在丛树林里，等他来。他会冒火的。在丛树林里等他来，他这么说过的呢。”李奈又走回来瞧了瞧那已经死去的女子。狗儿躺着的地方十分靠近她。李奈把小狗拾起来。“我还是把它扔掉吧，”他说。“这已经够糟的了。”他把小狗塞进怀里，让上衫裹着，轻步走到畜舍的墙边，从壁缝里往外边玩马蹄铁赛的地方张望了一下。然后，轻步走到最尽头一个马槽的末端，就毫无踪影了。

太阳的光束现在是高照在墙上了，畜舍里面的光亮变得淡薄下来。顾利老婆仰面躺在那儿，被干麦秆半埋着。

畜舍里显得十分静谧，而下午的静谧也笼罩着整个农场。连掷蹄铁发出的丁当响，连参加赛局的人们的声音，都似乎变轻了。畜舍里的空间已经先外边的白昼阴暗了下来。一只鸽子打洞开着的麦秆门飞进来，绕了个圈子又飞了出去。打最末端的畜栏走过来一匹守羊母狗，长面瘦，垂着两排沉重的乳头。还没有走到狗儿们睡的那驮箱，它就嗅到了顾利老婆的死人的气味，它脊梁上的毛立即耸了起来。母狗呜咽了几声，就瑟缩地

走到驮箱前面，跳进一窝狗儿中间去了。

顾利老婆半覆盖着黄澄澄的干草躺在那儿。所有卑贱、机谋、抑郁，和炽烈的情欲，全都从她脸上消失了。她十分秀美而自然，她的脸孔佼好，有一种青春的光泽。现在，那搽胭脂的双颊和染红的口唇，使得她看去似乎栩栩如生，非常轻舒地熟睡着。腊肠一般的鬈发束，散开在她枕着的干草堆上，而她的两片口唇微微地张了开来。

象有时遇到的那样，一刻的时间竟是生了根，徘徊、持续得那么久，远远超过了一刻。万籁俱寂，声响和运动都停止了下来，显得那么久，远远超过一刻。

接着时间又渐渐苏醒过来了，而且懒慵慵地溜过去，溜过去。马匹在饲草架对面那一边顿着蹄，缰链丁当丁当地响起来。外面，人们的声音变得愈来愈响亮、愈清晰了。

打尽头一个畜栏附近传过来老甘德的声音。“李奈，”他叫唤道。“啊，李奈！你在这儿么？我又算出好一些来了。告诉你我们干得起来些什么吧，李奈。”老甘德在尽头那畜栏附近出现了。“啊，李奈！”他又呼唤起来；然后他突然停步，他的身体局促起来。他举起那截光溜溜的腕，揉着薙短了的白胡子。“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他对顾利老婆说。

当她并不答话时，他走近前去。“你不该浪出这儿来睡觉，”他带着责备口吻说；然后走到了她身边，“啊呀，天哪！”他手足无措地四下里望了望，一面揉着他的胡子。接着，他跳了起来，飞似地走出畜舍去了。

但畜舍里现在却是生气勃勃。那些马匹顿蹄，喷鼻，嚼着它们的垫草，碰响着它们勒缰上的铁链。不一会，甘德回来了，后头跟着佐治。

佐治说："你引我来看什么？"

甘德指着顾利老婆。佐治定睛一看，"她怎么啦？"他问，他走近去，然后重复了甘德的语言："啊呀，天哪！"他在她身边跪下，伸手去摸她的心窝。终于，他慢慢地僵直地站立了起来，他的脸象木头似的又硬又实，他的眼睛也凝固了。

甘德说："这是怎么搞的呢？"

佐治冷冷地瞧着他。"你一点也想不出来吗？"他问。甘德没作声。"我早该料到，"佐治绝望地说了。"我猜大概是我心里早料到了。"

甘德问道："那我们怎么办呢，佐治。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佐治慢吞吞地回答："看来……我们得告诉……他们那些人去。我看我们得逮住他，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让他跑掉。唉，这可怜的杂种会饿坏的呢。"然后他又试着安慰自己。"也许他们把他关起来，会好好待他的。"

但甘德激动地说了："我们应该让他跑掉。你不知道顾利那家伙。顾利准要拿他私自上刑的。顾利要杀死他的。"

佐治紧紧盯着甘德的口唇。"对，"他终于说了。"那是真的，顾利准会。别的人也准会。"他回过头来瞧了瞧顾利老婆。

现在甘德说出他最大的畏惧来了。"你和我那小块地还到得手吧，还成不成呢，佐治？你和我还能够到那儿去过个好日子的吧，还成不成呢，佐治？我们还成不成呢？"

佐治还没有回答，甘德俯下头来，瞧着干草。他明白了。

佐治柔声地说："——我想我是很早就知道了的。我想我早知道我们永远也干不成。他一向那么死心眼爱听我讲它，我才以为也许我们会干得成罢了。"

"那么——全都完了？"甘德懊丧地问。

佐治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佐治说："我总可以做我的月工，拿到我的五十块钱，在哪一个窑子里呆上一整夜。要不，我可以坐在哪一间赌馆里头，守到人们都散回家去了。然后，我就回来，做第二个月的月工，又有五十块钱到手了。"

甘德说："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想不到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的。"

佐治仍然盯着顾利老婆。"李奈决不是存心下流干出这桩事的，"他说。"他什么时候都干坏事，但从没有一桩是下流的。"他直起身子，回过头来瞧着甘德。"喂，你听着。我们总得告诉他们那些人去。他们准要逮住他，没有别的办法。也许他们不伤害他。"他正色地说了："我是不让他们伤害李奈的。喂，你听着吧。人们会疑心这上头也有我一份。我得回到工棚去。一分钟之后你便到外边将她的事对人们说，我才装作毫不知情走来看。你肯这么做吗？这一来叫人们不疑心我？"

甘德说："肯定，佐治。我肯定照这么做。"

"好的。给我两分钟时间，然后你到处去说这桩事，象是你刚发现的。现在我走了。"佐治转过身来，匆匆走出去了。

老甘德瞧得他去远，回过头来无可如何地打量着顾利老婆，而渐渐地，他的忧虑和愤怒，变成了言词了。"你这他妈的骚货，"他刻毒地咒骂道。"你干出来了，还不是吗？我猜你是高兴的吧。谁都料到你会搞出事情来的。你不是个好东西。你现在更是玩意儿，你这烂婊子！"他呜咽了起来，他的声音是抖颤的。"我本来可以锄菜园的草，帮他们两个洗碟子。"他停顿了一下，于是用唱歌似的调子讲下去，讲那惯熟了的老话道："要是有一场马戏或是棒球赛呢……我们就赶去看……只要说声'别干活啦'，就去了。决不用谁答应才去得。

而且准有一只猪，好些鸡……而且在冬天……小小的铁炉子……下起雨来了……我们就呆在那儿。”他的眼睛被泪水蒙住了，他转过身来，无力地走出畜舍，用他那半截光秃的手腕去捋他那粗硬的胡须。

外边赛赌的嚷嚷停息下来了。有一阵议论鼎沸的声音和急走的脚步声扬起来，跟着，人们冲进畜舍。那是施琳，贾尔纯，年轻的魏特和顾利，还有库鲁克斯，他跟在后头，远离开显眼的行列。甘德跟在众人后面，也进来了，最后到来的是佐治。佐治穿上他的蓝斜纹布上衫，扣好扣钮，把黑色的帽子拉得低低的，盖过他的眼睛。人群从尽头一个畜栏附近走过来。他们的眼睛从昏暗中发现了顾利老婆，于是停住了脚步，静静地站在那儿，瞧着。

施琳不动声色地走近去，他掂了一下她的脉搏。一只瘦长的手指按了按她的腮颊，之后，他伸手去摸她那稍微歪曲了的脖子，并用手指仔细地察勘了一下。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人群拥了上来，而这一场疑惑给打破了。

顾利骤然醒了过来。“我知道是谁干的，”他叫了起来。“是那大个子狗杂种干的呀。我知道是他干的。哼——别的人都在外边玩马蹄铁赛哪。”他进入狂怒状态：“我要逮住他。我去寻我的鸟枪来。我要亲手收拾这狗养的大个子。我要把他的肠子打出来。走，大伙们。”他气势汹汹地走出了畜舍。贾尔纯说：“我要拿我的枪。”说着也走出去了。

施琳默然地转过脸来对着佐治。“我猜这准是李奈干的，没有错，”他说。“她的颈骨给扭断了。李奈干得出来的。”

佐治没有回答，但他徐徐地点了点头。他的帽子在额头上拉得那么低，把眼睛全盖住了。

施琳往下说："也许象你说过的在韦地那一次一样的吧。"

佐治又点了点头。

施琳叹了口气。"唉，我看我们总得把他逮住。你想他能走到哪儿去呢？"

这似乎很使佐治踌躇了一同，然后才想妥了讲道："他——会是往南边的吧，我们从北边来的，因此他会是往南边走吧。"

"我看我们总得把他逮住，"施琳重复了一遍。

佐治走近来。"我们要是捉得他回来，能不能叫他们只是把他关禁起来？他是个蠢家伙呀，施琳。他决不是存心下流干出这事来的。"

施琳点头。"我们能，"他说。"要是我们控制得住顾利，我们就能做到。但顾利却是要一枪把他打死的呀。顾利还念念不忘他那只手呢，这也叫他肯定要冒火的。说不定他们把他关起来，用皮带勒紧了放进一个木笼里头，那就糟了，佐治。"

"我明白，"佐治说。"我明白了。"

贾尔纯跑着进来了。"那杂种把我的鲁格枪偷走了啦，"他高声嚷道。"不在我那袋子里头了。"顾利跟在后头，他那只好手拿着一杆鸟枪。顾利现在显得冷静了。

"好啦，大伙们，"他说。"黑鬼有支鸟枪。你去拿来吧，贾尔纯。你们见到他，千万不要给他跑掉。要射进他的肠子里去。把他拦腰打断。"

魏特兴奋地说："我没有枪。"

顾利说："你上梭利戴德找个警官来。找奥尔·韦尔特斯，他是代理警长。好，我们走吧。"他疑心重重地转过脸来

对着佐治。“你也同我们一道走，老兄。”

“是，”佐治说。“我去。可是你听着呀，顾利。这可怜的杂种是个没脑瓜的人。别开枪吧。他并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事呢。”

“不开枪？”顾利叫了起来。“他拿着贾尔纯的鲁格枪呢。我们准定要射他。”

佐治无力地说了：“也许贾尔纯的手枪是他自己丢失了的。”

“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它，”贾尔纯说。“不，它是被偷走的。”

施琳站在那儿，朝下瞧着顾利的老婆。他说：“顾利——也许你还是留在这儿陪你老婆的好。”

顾利的脸通红了。“我要去，”他说。“我要亲手给那狗养的大个子一枪，把他的肠子也射出来，哪怕我只剩了一只手。我要找他去。”

施琳转过脸来对着甘德。“那么你留在这儿看她吧，甘德。其余的人都去。”

他们迈开步出去了。佐治在甘德身边停了一会，他们两个往下瞧着那死去的女人，直至顾利叫道，“你，佐治！你要紧跟着我们，好叫我们不疑心你同这件事有牵连。”

佐治慢腾腾地跟在他们后面走了，沉重地拖着脚步。

他们走了后，甘德在干草上面蹲了下来，定睛瞧着顾利老婆的脸孔。“可怜的家伙，”他柔声细气地说了一句。

人声渐渐去远了。畜舍慢慢地暗下来，在它们的栏子里，马匹调换着脚，摔响着缰链。老甘德在麦秆上躺下来，用手臂把他的眼睛盖上。

第 六 章

萨利纳斯河深绿的水潭在傍晚时是寂静的。太阳已经离开洼谷，爬上加毕仑群山的斜坡去了，峰峦在夕阳里染上了玫瑰般的色彩。但靠近潭边那些斑驳的槭树中间，一片怡人的暮色已经降临。

一条水蛇平滑地溜过潭面，不住地左右扭摆着它那潜望镜般的头；它游到潭边，来到一只一动不动的鹭的脚边，这只鹭是站在浅滩上的。一截不声不响的头嘴突然戳下来，朝着蛇头一嘴攫去，把它叼出水面。那嘴甲就开始吞噬那小蛇，蛇尾巴发狂地摆动着。

远处一阵疾风作响了，而进入槭林间的一股象浪花似地疾扫过那些树顶。槭树叶翻了银白的一面上来，地上那些干枯的落叶被掠起好几尺高。碧青的潭面涌起了一层层的鱼鳞浪。

一如来时那么骤急，风突然消逝了，林中空地又回复了谧静。鹭立在浅滩上，一动不动守候着。又一条小水蛇游到潭面来了，不住地左右扭动着它那潜望镜般的头。

突然，李奈从丛树林中走出来了，他不声不响地走过来，活象一头潜行的熊在移着脚步。鹭鼓起翅傍，跃离了水面就嗖的一声沿河飞了去。小蛇倏地钻进了潭边的芦苇丛里。

李奈悄悄地来到潭边。他跪下来喝水，口唇恰好触着水面。这时一只小鸟从他后面的枯叶上掠过，他疾忙地回过头来，眼睛和耳朵傍劲扭向那发生声响的方向，直到他瞧见了那只鸟，

才又俯下头来喝水。

他喝完了水，在岸边坐下来，侧对着潭，好让他能够监视那条荒僻小径的进口。他搂抱着双膝，下巴垂到了膝盖上。

夕阳的光从洼谷爬向上面去，而当它移行时，所有的山峦似乎由于添加着的灿亮而越发闪射光芒了。

李奈小声地说："你相信，我并没有忘记呀，他妈的。躲在丛树林里等佐治来。"他把帽舌扯低，盖住自己的眼睛。"佐治准会饶不过我，"他说。"佐治准会希望他独自过活，没有我打扰他。"他转过头来望着那些灿亮的山峦。"我能够到那边去，找个山洞，"他说。接着又转为忧郁的调子了："——再不会有茄酱的了——但我不打紧。要是佐治不要我了呢……我就走开，我就走开。"

不一会，从李奈的脑壳里走出一个小面胖的老妇人来。她戴一付厚厚的凸玻璃眼镜，身穿阔大的、缝有口袋的条子布围裙，显得笔挺而干净。她站在李奈面前，两手搁在屁股上，满不高兴地皱起眉头瞧着他。

当她讲话时，用的是李奈的声音。"我对你讲了又讲，"她说。"我对你讲过，'要听佐治的话。因为他是个这么好的人，待你又好。'可是你呢，从来就不听。你干出坏事。"

李奈回她道："我想听他的话，卡莉拉姑姑，太太。我想听，想听，我是没办法呀。"

"你从来没替佐治着想过，"她用李奈的口音讲下去。"他无时无刻不用好心肠待你。他有一块馅饼，你总得到半块，或者半块还要多。要是有一点子茄酱，就全给了你。"

"我明白，"李奈悲惨地说。"我尽心去听他的话，卡莉拉姑姑，太太。我尽心又尽心听他的话。"

她打断他的话。"要不是为了你，什么时候他都过快活日子。他拿到工钱，可以上窑子混去，要不就蹲在赌馆里玩两下弹子①。可是呀，他非得照顾着你。"

李奈伤心地泣诉了。"我明白，卡莉拉姑姑，太太。我要走到山里去，找个山洞住下来，那我就不会再拖累佐治了。"

"你只是说说罢了，"她尖刻地说。"你常常这样说，但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决不会这样做的。你一年到头死跟着佐治，靠他的照顾过日子。"

李奈说："我也可以走开的哪。佐治这回准是不会让我管兔子的了。"

卡莉拉姑姑消失了，从李奈的头壳又跳出一只肥大的兔子来。它两扇屁股支着地面，坐在他面前，不住地对着他摇耳朵和蹙鼻子。它也是用李奈的声音说话。

"管兔子吗，"它嘲笑道。"你这傻瓜。哈哈，连给兔子舔靴底你也不够格呢。你准会粗心大意，叫它们饿肚子。你准这样。那你想，佐治会打什么主意呢？"

"我绝不会粗心的，"李奈高声说。

"你他妈的才不会哩，"兔子说。"你比钉牢你的棺材那一枚发锈的大号铁钉还不值价。上帝知道佐治是拚了命把你从阴沟里救出来的，但一点好处也没有。要是你以为佐治会让你管兔子，那你更傻出格了。他不会。他还要拿一根棍子打得你扁，他就这么做呀。"

现在，李奈针锋相对地反驳了起来。"他决不这样。佐治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情。我一向了解佐治，自从——忘记是几时了——

① Snooker：用15个红色圆球和6个各种颜色的圆球玩的一种撞球游戏。这是一般劳动群众玩的，与上层社会的打弹子是两件事。

他从来没用棍打过我。他待我可好啦。他不是这么下流的。”

“唔，他可讨厌你了呢，”兔子说。“他会把你打得死扁，然后走开，把你丢下来。”

“他不会的，”李奈发狂地叫起来。“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我了解佐治。我是同他打帮找活路的呀。”

但那兔子却柔声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他会丢你下来的啊，你这傻杂种。他会叫你一个人过日子的。他会丢了你下来的啊，你这傻杂种。”

李奈用双手把耳朵掩上了。“他不会，我跟你讲他不会。”于是他叫了起来：“哟！佐治——佐治——佐治！”

佐治悄悄地打丛树林出来了，那兔子连忙跳回李奈的脑壳里去。

佐治恬然地说：“你在喊什么？”

李奈用双膝跪着说：“你不会把我丢下来的吧，会不会呀，佐治？我知道你不会的。”

佐治僵直地走近来，在他身边坐下。“不会。”

“我知道呀，”李奈叫起来。“你不是那种人。”

佐治沉默着。

李奈说：“佐治？”

“嗯？”

“我还做了另一件坏事呢。”

“那没有什么关系，”佐治说，接着他又沉默了起来。

现在是只剩下最高的山脊还映着阳光了。山谷里的暮色蔚蓝而柔和。打远处传来人们互相呼喝的声音。佐治拧过头来仔细倾听这些呼喝。

李奈说：“佐治。”

“嗯？”

“你是不是要骂我呢？”

“骂你？”

“是呀，象你过去常常骂的那样。好比说吧：‘要是没有你，我得到五十块钱就……’”

“天啊，李奈！你对于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记不住，倒是我说过的每句话你都记住了。”

“唔，你是不是要讲呢？”

佐治打了个抖颤。他木然地说：“我要是自己一个人，我可以过得很写意。”他的声音是单调的，没有抑扬。“我可以找个活干，不会出乱子。”他停下来。

“讲下去吧，”李奈说。“到了月尾——”

“到了月尾，我可以拿到我那五十块钱，就去找一间……窑子……”他又停下来。

李奈恳切地望定他。“讲下去吧，佐治。你是不是不再骂我了呢？”

“不骂了，”佐治说。

“啊，我可以走开的，”李奈说。“我就走到山里找个洞住去，要是你不要我。”

佐治又抖颤了一下。“不。”他说。“我要你留着和我一块儿。”

李奈乖觉地说了：“讲给我听吧，象你以前那样讲。”

“讲什么呀？”

“讲别人怎样，我们又怎样。”

佐治说：“象我们一样的人，是没有家的。他们聚得一小笔钱，随手就花干净。在这世界上，没有谁关心他们……”

“那可不是我们呀，”李奈高兴地叫道。“快讲我们吧。”

佐治静默了一会。"那可不是我们，"他说。

"因为……"

"因为我有你，并且呢……"

"并且我又有你。我们是两个。就是这，这使得我们得到关心，"李奈得意极了，叫起来。

微弱的晚风掠过空地，树叶子窸窣窸窣地响起来，风丝把碧潭吹皱了。人们的呼喝声又响了起来，这回比刚才更加来近了。

佐治脱下他的帽子。他发抖地说："把帽子脱了吧，李奈。空气似乎很清新哩。"

李奈毕恭毕敬地把帽子除下，摆在自己跟前的地面上。山谷里的暮色更加苍茫了，黄昏很快降临。从树林里的响动随风传到了他们耳边。

李奈说："讲呀，讲将来是怎样的。"

佐治一直在谛听着远处的声音。他一下子就盘算停当了。"瞧着河的那边，李奈，我一面给你讲，你一面就看得见它了。"

李奈拧转头，越过这水潭远远望着正在暗淡下来的加毕仑群山的斜脊。"我们就要有一小块地了，"佐治开了头。他探手到口袋里掏出贾尔纯的鲁格枪；他啪地打开保险，手拿着枪搁在李奈背后的地面上。他瞧着李奈的后脑勺，那脊梁和脑盖接合的地方。

有个人在河的上游发出叫喊声，另一个人回答。

"讲下去，"李奈说。

佐治举起枪，他的手打抖，于是又垂到地上来了。

"讲下去，"李奈说。"讲就要怎样啦。我们就要有一小块地啦。"

"我们就要有一条母牛,"佐治说。"说不定我们还有一头猪和好些小鸡……在房屋旁边我们有一……一小块紫花苜蓿……"

"给兔子的,"李奈大声叫起来。

"给兔子的,"佐治重复一句。

"我一定要管兔子。"

"你一定要管兔子。"

李奈快活得格格地笑了。"还有哩,靠自己的土地过日子哩。"

"是呀。"

李奈回过头来。

"你别,李奈。瞧河的那边吧,好象你就看到那块地了。"

李奈依从他。佐治往下瞧着他的手枪。

从树林里现在响起杂沓的脚步声了。佐治扭转身朝着那个方向看。

"讲下去吧,佐治。我们什么时候干得起来呢?"

"很快就干得起来了。"

"我和你。"

"你……和我。到了那时,谁都好好地待你啦。再也不会出乱子了。谁也不伤害谁,谁也不去偷谁的东西。"

李奈说:"我以为你会生我的气呀,佐治。"

"不,"佐治说。"不呀,李奈。我不生气。我从来就不发气,现在也没有发。就是这件事,我要你明白。"

人声此刻来近了,佐治举起手枪,一面仔细听看。

李奈恳求道:"让我们立刻就干起来吧,让我们立刻把那块地弄到手吧。"

“当然喽，立刻干。我准干。我们准干。”

这时佐治举起枪，并且把枪稳住了，枪口不偏不倚地贴近着李奈的后脑勺。手抖得十分厉害，但他沉着脸，稳住了手。他扣扳机。子弹的爆发声滚上山头，然后又再滚了下来。李奈歪倒了，徐徐地向沙滩倒下去，一动也没动。

佐治瞧着手里的枪，全身发抖。他把枪扔了去，落在离岸边不远，靠近那旧灰堆的地方。

从树林里似乎充满着叫喊声和奔跑的脚步声。施琳的声音在喝道：“佐治，你在哪儿？佐治！”

但佐治木然坐在沙滩上，瞧着他那把枪扔了开去的右手。人群冲到空地上来，顾利一马当先。他看见李奈躺在沙上。“逮住他，妈的。”他走过去瞧了瞧李奈，然后转过脸来对着佐治。“正好打在后脑勺上嘞，”他柔声说。

施琳径直向佐治走来，在他身边坐下，跟他靠得十分近。“你想开些，”施琳说：“一个人有时不免这样做。”

但贾尔纯却站到佐治跟前来了。“你怎么干的呀？”他问。

“就这么干了的，”佐治没精打采地回答。

“他拿着我的枪吧？”

“唔，他拿着你的枪。”

“那么你是从他手上夺了过来，就拿这枪打死他的？”

“唔。就是这样啦。”佐治的声音小得几乎象耳语一般。他凝神地望着握过枪的自己那只右手。

施琳一把拉住佐治的肘。“来吧，佐治，我和你喝杯酒去吧。”

佐治趁这一拉，把双脚站了起来。“对，喝杯酒去。”

施琳说：“你得喝一点，佐治。我说你得喝一点。同我一道

来吧。"他领着佐治走出那荒僻小径的路口，朝公路那边去了。

顾利和贾尔纯瞧着他们的背影。贾尔纯说："喂，你看他们两个家伙到底怎么一回事？"